## 【名词列表】

【风雨】

【夜色】

【神国七】

【春风】

【剑意】

---名词列表end---

### 【风雨】

“神将府。”

“当今大陆，一独夫、五圣人、八方\_\_风雨\_\_，逍遥榜上无数变态，还不提魔族那些藏在荒野里的家伙，三十八神将固然强大……但天道院是什么地方？居然会听神将府的号令？”

“你父亲将你托给我照看，所以这件事情我不瞒你，但你不得再往外说……区区神将府，自然无法影响到我天道院，但那座神将府不同，因为那是东御神将府，府里的主人叫徐世绩。”

就是这里吗？他想问问人，但巷子里极为冷清，根本不像天道院或摘星学院门外那般热闹，站了半晌都没有人经过，只有明显有些破落的院门默默地陪着他，这般闹中取静、地近皇宫，无比清贵的地方，现在竟像是片无人问津的废墟。

他走到院门旁的石壁下，伸手拉开密密的青藤枝叶，终于看到了下方壁上刻着的一个字，那是一个“国”字，深刻的字迹里曾经鲜艳的漆，早已被无数年的\_\_风雨\_\_侵蚀的淡去，便是石壁本身的表面也已经有了剥落的征兆。

想着名单上这家学院的名字，陈长生微怔，才确认真的是这里，不由生出更多困惑，师父给自己挑选的前几家学院都是京都乃至整个大陆最出名、最优秀的学院，为什么这间学院破落冷清到了这种程度？

“国教学院”

深刻入石的字迹上已经没有太多漆色，只有积着的灰土，还有青藤去年留下的枯叶败絮，甚至边角处已经被\_\_风雨\_\_侵凌的有些残破，如果不仔细看，甚至都很难认出这几个字究竟是什么。

怔怔看着石壁，陈长生很长时间没有说话，生出挫败低沉的情绪。一心问道的他，很少有像现在这样情绪。是的，他现在很想转身就走——这样破败的学院，就算考进去，对自己的人生又能有什么帮助？

国教学院中庭后方是曾经巍峨壮观的教学正楼，现在已然变成阴森的废墟，二楼以上的建筑都已经垮塌，曾经的石狮喷泉只剩下了半截身子，数株青色物植物从石狮的残身里生出，枝头开着紫色的小花，美丽而悲伤。

很明显不是\_\_风雨\_\_留下的痕迹，与时光也没有关系，应该是十余年前或者更早，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斗，教学正楼受到了波及，才会变得如此凄惨，陈长生默然想着，摇了摇头，走向右方那幢保存尚算完好的建筑。

那幢建筑由石木混建，高约数丈，石壁上爬满了青藤与青苔，梁柱与门窗上漆皮剥落，看着极为破落，正门石阶上方挂着匾，他认了很长时间才认出了其中两个字，确认这幢楼应该与藏书有关。

国教学院在进行修缮的消息，很快便在京都传播开来，国教学院多了位学生的事情，也渐被人知晓，只是因为国教学院败落的真实原因，人们只敢在私下议论，哪里敢前来打探，最终只是在饭桌茶案之间增添了些谈资。

陈长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隐隐积蕴着\_\_风雨\_\_，他在百花巷深处的校园里沉默地读书修行，重复着相同的生活，根本不觉得这日子过的很是单调枯燥。

表面上看起来，他似乎已经不再在意洗髓能否成功，事实上他的心神尽数系于此，藏书馆的地板已经有数日没有擦洗过，对好洁净的他来说这很罕见，这便是明证。

“……而且如果能在人类的都城杀死殿下，不要说我的生命，便是灵魂，我也愿意奉献。”

第二十九章 一言惊\_\_风雨\_\_

星光从夜空里洒落，经过那道无形的屏障时，发生诡异的折射，落在这名中年魔族男子的脸上，显得他的脸色更加苍白，看上去就像是北方那些不化的冰雪。

他盯着落落的眼睛，声音微颤，痛并愤怒着：“果然不愧是传说中拥有无数宝贝的殿下，居然拥有这种级别的护身法器，我终究还是低估了你。”

三颗千里钮，一把\_\_风雨\_\_鞭，还有一颗大帝的獠牙。

无论哪一种，放在世间都是可以令人倾家荡产……不，是那些强者们宁肯家破人亡也要获得的宝物。

她看着魔族男子，轻轻抖了抖鞭子，长鞭反射着星光，在夜色里仿佛活了过来，不再是蛇，而是龙。

\_\_风雨\_\_里的一条龙。

风雨鞭，百器榜上名列十七。

魔族男子消失，藏书馆四周呼啸之声大作，里面漏出的灯光如巨浪里的小舟，时暗时明，时隐时现。

落落低首静立，手里的\_\_风雨\_\_鞭，在夜风里不停狂舞。

隐隐有雨点落下。

偶有厉光破风而至，风便骤然加急，形成一道屏障。

\_\_风雨\_\_鞭，能引八方

这也正是为什么她离开家乡的时候，选择用风雨鞭作为武器。

但她毕竟只是个小姑娘，境界只在坐照初境，与魔族男子的差距太大。

如果她没有用大帝的獠牙偷袭对方成功，魔族男子甚至可以凭借雄浑的真元，直接硬抗\_\_风雨\_\_鞭的威力，强行轰杀她，但现在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名魔族男子的身法太过诡异，依循着某种难以理解的轨迹，在夜色里来去自如。

如果她没有用大帝的獠牙偷袭对方成功，魔族男子甚至可以凭借雄浑的真元，直接硬抗风雨鞭的威力，强行轰杀她，但现在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她的鞭子能够带动八方\_\_风雨\_\_，将自己保护的密不透风，却没有办法捕捉到对方的行踪，自然也没有办法攻击。

攻不能久，守又如何\u80

fd够一直持续下去？

\_\_风雨\_\_鞭即便再有灵性，终究也需要她用神魂驭使，每一道

她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不知道能不能撑到对方那个古怪的法器失效，撑到族人赶来。

她随身的法器已经用完，依然未能脱困，但她还有鞭子，更关键的是，她还藏着手段。

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手里握的虽然是\_\_风雨\_\_鞭，用的却是剑法。

那套剑法里也有风雨二字。

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手里握的虽然是风雨鞭，用的却是剑法。

钟山\_\_风雨\_\_剑。

这套剑法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可以将满天风雨凝为一点，攻击对方最薄弱的环节。

那名魔族男子已经身受重伤，不复先前的强势，她相信如果给自己一个机会，绝对可以杀死对方。

问题在于，那名魔族男子受伤之后虽然愤怒，却依然没有失去理智，表现的极有耐心，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凭借那套诡异的身法，游走在\_\_风雨\_\_之外，根本不给她出手的机会。

落落，忽然觉得有些委屈。

问题在于，那名魔族男子受伤之后虽然愤怒，却依然没有失去理智，表现的极有耐心，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凭借那套诡异的身法，游走在风雨之外，根本不给她出手的机会。

魔族强者的功法向来神秘，掌握不了也罢了，可如果自己能够把钟山\_\_风雨\_\_剑的剑诀完全学完，如果能明白那招八方

为什么天道院和摘星学院的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教自己？如果自己能够找到那夜的那个人，他是不是能够教会自己？对了，如果不是为了找那个家伙，自己怎么可能会遇到暗杀？怎么会这么惨？

危险正在靠近。

她的颈上多出了一道血口，那是先前魔族男子抓住\_\_风雨\_\_鞭的漏洞，带来了近乎致命的一击。

落落不止委屈，更开始伤心起来了。

落落身上的血流的越来越多。

\_\_风雨\_\_鞭也渐渐变得无力起来。

那名魔族男子依然隐藏在夜色中，不知何处。

她很疲惫，然后觉得有点困。

\_\_风雨\_\_鞭在夜色里无声无息，落下的风与雨也没有声音，那名魔族男子也没有发生任何声音。

国教学院里一片安静，真的很适合睡觉。

落落也醒了过来。

“天星映腑，真元随意，平腕悬肩，\_\_风雨\_\_敛。”

落落不知道是谁在说话。

“天星映腑，真元随意，平腕悬肩，风雨敛。”

但她知道这是\_\_风雨\_\_钟山剑诀里的内容。

她下意识里握鞭转腕，左膝微屈，真元随意而上，不理剑诀里说的那些经脉，直接依循着身体时的通道，直接穿越脏腑，来到胸腹之间，然后她觉得自己握着鞭柄的手热了起来。

落落睁大眼睛，向着那个地方望去。

她手里的\_\_风雨\_\_鞭，已经提前刺向了夜空里的那个点。

风雨鞭集百束风雨为一线，变成了一把剑。

她手里的风雨鞭，已经提前刺向了夜空里的那个点。

钟山\_\_风雨\_\_剑。

国教学院里，风雨骤敛，剑意却大盛。

“宿枢、檀卫。”

落落手里的落雨鞭，闻声循位而去，夜色里的雨滴与风尽数凝居一道直线，来自钟山的剑意，凝成\_\_风雨\_\_，仿佛无视时间，准确地刺中夜空里的那个点。

只有漆黑的夜色，什么都没有，当落雨鞭刺中时，却再次带出一道血水，与一声痛哼！与先前那声痛呼里带着的震惊与愤怒不同，这声痛哼里更多的是惘然，甚至隐隐还有些恐惧！

这让她很不解，但更多的还是惊喜。

接下来的时间里，那道声音不停响起，有时候说的是钟山\_\_风雨\_\_剑的剑诀，告诉她应该用哪一招，有时候说的是真元的运行方法，却明显和剑诀里说的不同，更多的时候说的是夜空里的星辰。

听着那道声音，落落仿佛回到很小的时候，父亲在崖顶的石坪上，指着天边的流云教导自己战斗的方法，她的情绪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冷静，根本不作任何思考，神识随意而行，手里的落雨鞭呼啸而去，如一柄锋利至极的长剑，不停向着夜色里刺去！

然后，那名魔族男子消失在夜色里。

那名小姑娘手里的长鞭，悄无声息地召来满天\_\_风雨\_\_。

他最开始的时候，根本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帮助那名小姑娘，因为他连洗髓都没能成功，而那名小姑娘和那名魔族男子明显都是很厉害的人物。

那个小姑娘手里提着的长鞭明显并非凡物，用的却不是鞭法，而是剑法。

钟山\_\_风雨\_\_剑。

在西宁镇旧庙，陈长生曾经看过这套剑诀，他记的很清楚，那是在驭华经注第四卷里。

当然，那些剑诀更多是以道家贤者问辩的形式存在，直到前些天，他在藏书馆里找到对应书籍，才明白原来那些字句都是运行真元的方法以及妙不可言的招式。

这套剑诀，他能倒背如流，加上这些天的重温，自然能够看出那名小姑娘运鞭之时暗藏的剑法，只有钟山\_\_风雨\_\_淅沥其形，却无凄寒其意，而且她催动真元的方式明显有些问题，不然不会如此生涩。

是的，他的身体里没有一滴真元，但他已经开始研究真元运行的方法。

这些天在藏书馆里与脑海里的修行知识相对照时，他尝试着突破经脉的限制来摧动真元，为此做了数种假设——他的九段经脉无法相连，他如果想要修行，便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方法。

他不知道这种方法有没有用，能不能驭使钟山\_\_风雨\_\_剑，因为他只是个没有真元的普通人，但那时候小姑娘已然浑身是伤，眼看着便要死去，他必须赌一把，希望能够帮到对方。

便是那句话。

他不知道这种方法有没有用，能不能驭使钟山风雨剑，因为他只是个没有真元的普通人，但那时候小姑娘已然浑身是伤，眼看着便要死去，他必须赌一把，希望能够帮到对方。

“天星映腑，真元随意，平腕悬肩，\_\_风雨\_\_敛。”

幸运的是，小姑娘施展钟山风雨剑时遇到的真元运行问题，与他的状况非常相似。

最根本的幸运是，陈长生做的那种假想，在她的身上成功了。

钟山\_\_风雨\_\_剑，终于发挥出了真正的威力。

……

湖畔，那名浑身是血的魔族男子盯着陈长生，愤怒而惘然说道。

落雨鞭威力惊人，尤其是在小姑娘得到陈长生指点后，能够使用真元施展钟山\_\_风雨\_\_剑后，那么只要能够发现这名魔族强者的位置，便一定能够重伤到他。

问题就在于，陈长生为什么能够一言喝破他的行藏？

如果还是完好状态的阎罗，一旦施展开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网下的人变成虚，现在受损严重的烟罗，亦可以隔绝天地，但如果要用来攻击，则需要施器者以自己的生命精血为祭！

这便是魔族男子最开始的时候一直不肯用这件法器进行攻击的原因。直到陈长生一言惊\_\_风雨\_\_，他身受重伤，知道再也不可能完好无损地杀死落落，才不得不启用这件法器。

被迫奔赴死亡，自然有些悲伤。

传说中的霜余神枪应该能破，但神枪在皇宫里，谁能来援？

她抬头望向夜空里那道黑网，手里的落雨鞭如电般刺出，带着\_\_风雨\_\_呼啸而去。

只听得一声闷响。

陈长生很无奈，举起双手解释道：“那只是凑巧。”

落落依然笑意嫣然：“但先生您知道钟山\_\_风雨\_\_剑，知道耶识步，这不可能是凑巧。”

陈长生想了想，说道：“我只是……看的书比一般人多些。”

落落依然笑意嫣然：“但先生您知道钟山风雨剑，知道耶识步，这不可能是凑巧。”

落落睁着大大的眼睛，认真说道：“那真元的运行方法呢？钟山\_\_风雨\_\_剑的剑诀我早已熟记于心，但就是不知道怎么用真元驭剑，这个问题，即便是天道院和摘星学院里的教授都不知道，但先生……您却能一言点化。”

陈长生沉默，他很想解释这真的是凑巧，只不过他关于在经脉受阻情况下真元利用有数种近乎猜想的理想实验，昨夜情势危急的时候，被迫尝试着喊了出来，没有想到这个小姑娘居然真的成功了。

陈长生再次无语，心想就因为味道好闻，所以要就要当对方的学生？只是为了能够天天闻对方的味道？

“我的修行遇到了很麻烦的障碍，没有人能解决，便是天道院和摘星学院的教授都解决不了，但先生你能解决……钟山\_\_风雨\_\_诀的真元运行方法，我只能用您前夜说的那八个字，这就是证据。”

落落看着他认真说道：“所以，我一定要拜你为师。”

“我的修行遇到了很麻烦的障碍，没有人能解决，便是天道院和摘星学院的教授都解决不了，但先生你能解决……钟山风雨诀的真元运行方法，我只能用您前夜说的那八个字，这就是证据。”

关于钟山\_\_风雨\_\_诀的真元运行方式，关系到陈长生身体里的秘密，当然，这并不是他拒绝这个小姑娘的主要原因：“我没有资格教你，而且我没有时间教你，我要读书，我要修行，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

落落看了他一天，自然知道他很珍惜时间，甚至显得有些过分，问道：“先生，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陈长生没有感慨另一种生命的奇特，只是震撼于造物主的神奇手段，也更加明白，如果两种生命想要越过中间那道界线，去学习对方的修行方法，那会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如果落落的种族能够轻松地学会人类的修行方法，那么她现在学的肯定不是钟山\_\_风雨\_\_剑，而是前天递给陈长生的那本离山剑诀——离山剑诀是人类最强大的功法之一，她的种族学起来自然也难如登天，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

人类的修行功法都是由招式与真元运行两方面组成，以钟山风雨剑为例，仅仅掌握剑诀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掌握这种剑法的真元运行方法，如此才能发挥出这种剑法的真正威力。

落落的身体里根本没有人类所拥有的那些经脉，如何能够掌握这种方法？剑诀里写着的桡脉转横随意而动，她倒是能看懂，问题是她没有桡脉，那么就算神魂再如何强大，又能到哪里去动？

“只有那天夜里，按照先生说的那八个字，我试着摧动真元，发现真的能够像人类一样驭使\_\_风雨\_\_剑，这是模拟还是……说这是我的真元与剑诀配合的方法？”

落落很好学，认真地问着。

1000

210功地摧动真元，第一次真正地开始驭使钟山\_\_风雨\_\_剑诀，但那毕竟只是一招，而且有运气成份，现在他要做的事情，是突破人类经脉的限制，自创一种体系，自然无比困难。

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剑影无数，如雨，剑意无匹，如风。

这是\_\_风雨\_\_。

这便是风雨剑。

……

没有人类的经脉，不可能学会钟山\_\_风雨\_\_剑里的真气运行方法，但最后施出的剑，却是真正的钟山

d32

u7684真元运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完全模拟人类的真气运行方法。

\_\_风雨\_\_渐落，斜阳残，夜色渐至，旧园静。

藏书馆里一片安静。

李女史不解问道：“既然……这位陈先生不是普通人，那他为什么会进国教学院？他在隐藏什么？”

“沉默地读书修行，不显山不露水，只在溪里做只无人闻津的游鱼，只待某朝\_\_风雨\_\_大动，那只鱼儿跃过龙门，变成真正的巨龙，俯瞰着整个大陆，名声显于天地之间……”

落落的眼睛越来越明亮，声音也越来越大，“先生的想法，真的很帅啊！”

落落的运气则非常好，如果说有气运的话，她的气运所向披靡、无可阻挡！

从认识陈长生的那一夜开始，到拜他为师，再到现在不过数十天时间，暮春还未结束，陈长生便替她找出了三种真元运行线路，钟山\_\_风雨\_\_剑诀，她掌握了十七式！

暑意刚刚到来，大朝试的预科考试也结束了。

听完天海牙儿的话后，他自然很生气，也有很多不解——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个来自西宁镇的乡下少年会被这个宗祀所的少年强者敌视，是的，就算被敌视也是需要资格，需要理由的。

这是因为他不知道，当他在国教学院里平静修行读书不理窗外\_\_风雨\_\_、不看巷里花草的时候，京都里已然暗流涌动，很多人开始注意他，比如天道院教谕，比如离宫里的某些人，比如宫里的某些人。

他和徐有容的婚约是无人知晓的秘密，那些人自然不知道他进入国教学院完全是误打误撞，那些人以为，国教学院眼看着便要成为历史尘埃的关键年份里，忽然多出了一个新生，代表着国教内部某些旧派势力——那些依然忠于陈氏皇族的势力在进行某种试探，或者说那些旧势力试图进行某种宣告。更关键的是，那些人没有看到陈长生的荐信，没有看到教宗大人的签名，所以教枢处在随后表现出来的态度，让他们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判断。

陈长生最后说道：“除非你把我和徐有容的婚约昭告天下，那么我想，全世界的人或许都会支持你杀死我，可问题在于，那样又会生出新的麻烦，所以我很想知道，你能做些什么呢？”

他来到京都后、尤其是进入国教学院后，看似万事不用理会，只有风声雨声读书声，曰子过的很是平静，实际上他以及国教学院一直都在\_\_风雨\_\_之中，很是飘摇。

这些天，他在国教学院读书苦修，不曾出院门一步，正如莫雨先前所说，就是要借落落的身世来历，震慑那些意图对自己不利的人物，虽然由落落主动提出，但他也表示了同意。同时，他借着国教学院的历史与复起的声势，指向无人知晓的婚约的那头，令东御神将府也不敢擅动，如此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不愧是离山剑宗青年一代的领军人物，不愧是秋山君都要借重其智慧的第二律，一直没有说话的苟寒食，开口便让对手很难应答，因为他的话在有理无理之间，却又入情入理。

陈长生沉默片刻，已经做好了应答的准备，然而就在他准备开口、哪怕需要承受整个人世间给予的\_\_风雨\_\_，也要继续向前的时候，他和所有人一样，听到了殿外传来的那声鹤鸣。

鹤鸣，一般被称为鹤唳。

“起苍黄。”

这是钟山\_\_风雨\_\_剑的第一式，也是起手式。

开局第一招便是这式剑招，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因为太不意外。

谁能想到，他就出了这样寻常的一招。

钟山\_\_风雨\_\_起苍黄，

就像是下棋，他第一颗棋子落在了三三位上，不出奇，平庸的出奇。

他说道：“最后一式。”

不提剑法名字，直接说最后一式，自然还是钟山\_\_风雨\_\_剑。

最后一式名为：揽雨入怀。

不提剑法名字，直接说最后一式，自然还是钟山风雨剑。

是收势亦是守势，是整套钟山\_\_风雨\_\_剑里防守最严密的一招。

陈长生没见过苟寒食说的东林七星剑，只能先但求无过。

“妙极。”圣女峰那位白纱蒙面的师叔赞叹道。

陈长生让落落以钟山\_\_风雨\_\_剑第七式相应。

苟寒食随即再说出一个招式，同样是无人知晓的偏僻小门派的剑法。

徐世绩微微点头，秋家山主神情复宁，对现在的局面都很满意。

有些人看着陈长生，觉得这个少年也很了不起，因为在他的指导下，落落只用钟山\_\_风雨\_\_剑，便接下了苟寒食那些偏门至极的剑法，甚至其中有两次用的是完全相同的剑招，却能起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而在某些人的眼中，了不起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神国四律关飞白。

随着苟寒食的声音响起，关飞白以山门剑而进，落落的压力顿时变大了很多，犹有稚意的小脸上第一次流露出凝重的神情——对手用的这套剑法并不稀奇，但随着那些偏门剑法而入，却形成了一种很奇特的节奏。

先前她一直用的是山\_\_风雨\_\_剑，起苍黄而落东山，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然而随着对手变化，这种节奏却被打乱，更是隐隐要被带入对方的节奏。

她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才能从对方的节奏里脱离出来。

第八十章 当下的传世之战？

山野鄙夫很少走官道，钟山\_\_风雨\_\_剑恰好有官家气，庙堂中人爬山怕辛劳，也能找到对付的剑招，然则苟寒食轻道一声，关飞白剑折有神，瞬间便由山野而庙堂，长剑光明磊落，贵气堂堂，如何能破？

只是瞬间，陈长生的脑海里便闪掠过无数种可能，却无法找到一招能够破之，像汶水三式那般的燃杀强剑应该可以应对，但他没有教过落落，而他知道的有些奇门险剑，以落落现在的实力境界也无法施展出来。

陈长生有些微愕，却也没有什么挫败的情绪，反而因为这个小插曲完全摆脱了先前的紧张，他马上说出另一记剑招的名字。

又重新回到了钟山\_\_风雨\_\_剑。

苟寒食微微一笑，重以东林七星剑相应。

仿佛斜风细雨飘在青林之间，静美。

然而就在观战的人们稍觉平静之时，\_\_风雨\_\_骤然加速。

“第七式。”

接着是陈留王，主教大人，然后是所有人，包括秋山家主与徐世绩，脸色再难看，也开始鼓掌。

掌声渐骤，如\_\_风雨\_\_般响起，中间夹杂着感慨与赞叹。

人们赞美落落与关飞白在这场试剑里面展现出来的风姿，更敬佩陈长生与苟寒食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渊博见识与能力，尤其是陈长生——很多人看着这个少年，震撼想着，此人果然值得落落殿下如此尊敬，如果能修行，岂不是会成为第二个苟寒食？

这句话她说的淡然，却有着不容置疑的肯定。

关飞白神情微变，回想先前的战局，殿前观战的人群也开始回忆，片刻沉默后，人们竟得出相同的结论——是的，如果可以动用真元，当时陈长生让落落用的那记钟山\_\_风雨\_\_剑应该可以直取中府，提前获得胜利。

“问题在于，就算可以动用真元，你也使不出来那一剑。”

关飞白神情微变，回想先前的战局，殿前观战的人群也开始回忆，片刻沉默后，人们竟得出相同的结论——是的，如果可以动用真元，当时陈长生让落落用的那记钟山风雨剑应该可以直取中府，提前获得胜利。

关飞白觉得自己想明白了整件事情，看着她寒声说道：“不要说那一剑，便是更开始的时候，有几式钟山\_\_风雨\_\_剑，以殿下你现在的修为境界，也用不出来，只不过徒有其形罢了！”

人群之中议论之声渐起，包括茅秋雨院长等前辈强者，都承认关飞白的这句话有道理。

今夜试剑，落落殿下施展的是人类的剑法，修行的也必然是人类的修行功法。

按照道理来说，她无法突破通幽境，钟山\_\_风雨\_\_剑里有几式威力极大的剑招，自然也无法施展出来。

先前没有人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事先便已经确定双方不用真元，考较的更多的是陈长生和苟寒食，当然也有落落和关飞白的能力，但即便她用的那些剑招只是徒有其形，也符合比试的规矩，无人能够指责。

她握着落雨鞭，很随意地向着地面抽去。

鞭起如风，鞭落如雨，正是钟山\_\_风雨\_\_剑里威力最大的那一招！

啪的一声脆响！

此时落雨鞭展现出来的境界是什么！

谁说她无法驭使钟山\_\_风雨\_\_剑威力最强的那几记剑招？

这一鞭又是什么！

他眼瞳微缩，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他能猜到落落用的钟山\_\_风雨\_\_剑里的哪一招——正是先前他说她使不出来的那记剑招。

当时在场间试剑对战时，他与她相隔十余丈，此时相隔已经数十丈。

此时，她的剑意能够来到他的身前，更何况先前？

他终于明白，原来对方不知为何，早已经突破了通幽境的门槛，完全地掌握了钟山\_\_风雨\_\_剑！

如此说来，先前试剑如果不是未动真元，而是真正战斗，自己竟然也会败？

第八十五章 破院（上）

青藤宴上发生的事情,足够很多人回味很长时间,足够国教学院的人们扬眉吐气很长时间。但要不了太长时间,这件事情所引发的严重后果,便会来到百花巷处,不知道湖畔的那些大榕树,能不能禁得住那些\_\_风雨\_\_。

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国教学院战胜了离山剑宗,那两场试剑很公平,没有任何人能说什么,问题是在引发这两场试剑的那件事情——陈长生拿着婚书出现在世人面前,证明了自己徐有容未婚夫的身份。

落落有些不适应,往陈长生的身后挪了挪。

最担心的事情、国教学院可能\_\_风雨\_\_飘摇的前景、哪怕天大的麻烦,随着他们想起落落的身份,都不需要去想了。

漆黑的夜空里繁星点点,像河像山像原野,也有些星迹相连仿佛笔画,似乎写着五个字。

秋日的树林里隐隐弥起湿意,有风微作。

暴\_\_风雨\_\_就要来了。

“你做好心理准备没有？”

那名青年贵族双眉微挑,座骑提前动了,向后退了数步。

两名骑士出现在他的身前,手腕一翻,两枝精铁打铸的长枪,便出现在了\_\_风雨\_\_之中,迎向唐三十六的剑。

大周最强大的北军,才会配备这种铁枪。

两名骑士出现在他的身前,手腕一翻,两枝精铁打铸的长枪,便出现在了风雨之中,迎向唐三十六的剑。

看到这两枝铁枪破\_\_风雨\_\_而起,唐三十六知道,这十余名看着鲜衣怒马,如京都游侠儿般的人物,竟然都是自北方归来的军中好手,但他哪里会理会这些,汶水剑带着杀意凛然的血色,依然向前卷了过去。

剑锋所过之处,雨水嗤嗤化作白烟

天海胜雪容颜俊俏,肤色极白,不知迷倒了京都和北方草原多少姑娘,此时晨雨微作,落在他的脸上,显得更加白,仿佛玉石一般,但只有真正熟悉亲近他的人才知道,这代表他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

落落去了离宫附院,这本就是京都某些势力针对国教学院的第一步手段,陈长生等人很肯定,自己会面临很大的麻烦,昨日站在榕树下,看着\_\_风雨\_\_欲来的京都街巷,他们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却没有想到,第一场

话本小说上的那些故事往往不是这么发展,在那些故事里,最开始出场的总是一些不起眼的狗腿子,被正义的男主角一方打跑后,才会引来更强大的主人,而在他们的这个故事里,敌方的大将一开始便登场了。

从第二辆马车里下来的是辛教士。

昨日整个京都都知道,教宗大人把落落殿下召到离宫附院去学习,国教学院已然\_\_风雨\_\_飘摇,他也心神摇晃,无法自安,惴惴想着,当初看着那封荐书,自己对陈长生和国教学院照拂有加,难道错了？所以今天清晨,在得知国教学院发生的事情后,他没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而是去了主教大人的寓所,因为他担心自己再次领会错了教宗大人的意思。

主教大人笑而不语,这让他感到极为恐惧,难道主教大人的想法与教宗大人不同？难道主教大人真的准备替当年那件事情翻案？真准备站到教宗大人的对立面？国教真的会分裂？

最重要的是,这三个小家伙仿佛都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什么叫气馁,他们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坚定,心思像琉璃一样剔透,阳光落在他们的身上,会折射出更为艳丽夺目的光彩。

金玉律感慨想着,国教学院现在看似破败冷清,但现在有这样了不起的三名少年学生,只要不被外界的暴\_\_风雨\_\_突然湮灭,国教学院的复兴真可以说是指日可待。

听着前辈的称赞,陈长生有些不好意思,连连摆手,唐三十六一脸的理所当然,不知何时却再次握住了金玉律满是老茧的双手不停地上下摇着,赞扬道：“前辈真是慧眼如炬。”

无数年前,魔族南侵,为了激励年轻强者勤奋修行,勇于争先,以国教为首的各方势力开始设立榜单,后来又加入妖族的修行者,由天机阁负责排榜发布,从来无人怀疑这些榜单的公正,因为每次榜单最终都是由天机老人亲自审定。

作为八方\_\_风雨\_\_之首,天机老人以无上的智慧与渊博的知识还有崇高的德行,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在天机阁颁布的所有榜单里,以逍遥、点金、青云三榜最为出名,也正是民间传说里的天地人三榜。

陈长生不在藏书馆,在小楼自己的房间里。他坐在窗边,一手拿着卷书,一手伸到窗外,接着自夜空降下的星光。

主教大人的宣告,在京都引发无数风言风语,尽数变成\_\_风雨\_\_,越过院墙来到了国教学院,即便他再如何两耳不听窗外事,奈何

---end---

### 【夜色】

……

\_\_夜色\_\_深沉，繁星满天，仿佛永远不会移动，又似乎每时每刻都在移动，肃穆的令人陶醉直至心悸，飘着淡淡雾气的夜峰一片安静，忽然间，一声清亮的鹤鸣破云而落，片刻后，一只白鹤从夜空里降了下来。

夜色下的白鹤，被星光照耀的很不真实，仿佛纸做的一般，没有一丝污垢。鹤鸣传遍空幽的山崖，破云而落，震雾而飞\uf

1000

f0c或者只是时间到了的缘故，\_\_夜色\_\_就此渐渐消退，东方天际出现一抹白色，晨光就这样突兀地来到人间。

坐在崖畔的少女，从白鹤身上解下锦囊，取出那封信，随意拆开，平静阅读。读信过程里，她如画的细眉偶尔挑起，大多数时间都很平静，映着熹微晨光的眼眸明亮的就像是湖水，美丽的眉眼间还有未褪的稚意，却没有懵懂。

明明还是早春。

\_\_夜色\_\_渐浓，繁星渐明，京都里人声喧哗。

一个人的国教学院还是那样安静。

他闭着眼睛，任由神识离识海而出，在安静的藏书馆里飘拂着，明明没有看，脑海里却隐隐约约出现了四周的环境景象，有些模糊，而且光线有些迷幻，那是一种崭新的认知。

待\_\_夜色\_\_来临后，他没有像别的初学者那样，依然沉迷于神识对外界的感知之中，没有丝毫留恋，毫不犹豫调动神识越过窗户，向着夜空里飞去，越飞越高，穿越夜归的鸟的最细微的绒毛，穿越渐散的云的最细微的水汽微粒，穿越寒冷至极的风的絮流，终于来到了那无数明亮的光点之间。

那是星的海洋。

问题在于，陈长生在这个时候再次表现出与普通人很不相同的气质或者说想法，他毫不犹豫地抵抗住了洗髓的诱惑，直接回到小楼洗澡睡觉，而地板上早就已经连一丝汗渍都已看不到。

第二天，陈长生把洗髓论再次认真地看了一遍，尤其是最后引星光洗髓的部分，更是做了很多笔记，确认对那些内容已经完全掌握，便去湖畔草地上眯眼休息，直待斜阳落于城墙之下，\_\_夜色\_\_来临，他确认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都处于很良好的状态，才推开藏书馆的大门，正式开始洗髓。

他的神识散发至空中，没有穿越藏书馆的屋顶直上夜穹，却知道自己与那颗遥远的红色小星辰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冥冥之中的联系，这种感受并不真切，更准确地来说，他与那颗星辰之间的联系没有在他的身体以及精神世界里下任何感知，但他非常确信，那颗星辰就在那里，谁也无法夺走。

1000

3d8得有些紧张，没有转身，余光往\_\_夜色\_\_里望去。

远处吊篮花后的油灯散发着光线，落入夜色深处，消失之前有些变形。

烟雾笼罩着院墙下方，从青藤里钻进钻出。

嗖嗖嗖嗖，十余道身影从\_\_夜色\_\_各处如箭般射来。

为首一名中年男子伸掌一挥，将烟雾尽数驱散，却发现墙下什么都没有。

四周依然安静，但湖畔的野草被剪平成了草枰，透过星光可以看到湖水里的水藻也被清理了很多，最大的变化还是那些建筑，除了正楼残破的太过厉害，其余的楼阁都快要被修葺一新。

\_\_夜色\_\_深沉，只有藏书馆里有灯。

落落向那边走了两步，忽然有风拂面而至，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终于捕捉到了风里残存的那丝香味，脸上顿时露出陶醉的神情，知道自己没有找错地方。

落落说道：“那真是已经很久了。”

“我离开家乡已经数年时间，随您开始这趟旅程也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在京都里像老鼠一样躲藏了大半年时间，生活对我来说就是在\_\_夜色\_\_里默默地注视着您，很枯燥也很危险。”

魔族男子平静地述说着自己这些年的生活，很淡然，实际上很残酷，甚至可以说悲壮——在人类世界最核心的都市里隐藏了这么长时间，他必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尤其是精神上。

事实上，魔族男子在踏出第一步时，身影便开始虚化，然后消失不见！

落落的眼睛变得更加明亮，仿佛要照亮\_\_夜色\_\_。

她知道这名魔族男子能够在人类世界里隐藏这么长时间，肯定如他自己所说，功法极重隐匿，但没有想到，对方居然能够在战斗里，如此轻而易举地消失。

但她的鞭子能。

她右手握着的长鞭，像灵蛇一般弹起，鞭尾像蛇信似，在\_\_夜色\_\_里嗤嗤破空而去，直刺身后魔族男子的咽喉。

同时，她松开手掌，第三颗钮扣向地面落去。

落落的情况并不好，先前用袖子擦干净的唇角，再次溢出一道鲜血。

她看着魔族男子，轻轻抖了抖鞭子，长鞭反射着星光，在\_\_夜色\_\_里仿佛活了过来，不再是蛇，而是龙。

风雨里的一条龙。

隐隐有雨点落下。

偶有阴寒气息破\_\_夜色\_\_而出，便会被雨点挡回。

偶有厉光破风而至，风便骤然加急，形成一道屏障。

如果她没有用大帝的獠牙偷袭对方成功，魔族男子甚至可以凭借雄浑的真元，直接硬抗风雨鞭的威力，强行轰杀她，但现在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名魔族男子的身法太过诡异，依循着某种难以理解的轨迹，在\_\_夜色\_\_里来去自如。

她的鞭子能够带动八方风雨，将自己保护的密不透风，却没有办法捕捉到对方的行踪，自然也没有办法攻击。

风雨鞭也渐渐变得无力起来。

那名魔族男子依然隐藏在\_\_夜色\_\_中，不知何处。

她很疲惫，然后觉得有点困。

那名魔族男子依然隐藏在夜色中，不知何处。

风雨鞭在\_\_夜色\_\_里无声无息，落下的风与雨也没有声音，那名魔族男子也没有发生任何声音。

国教学院里一片安静，真的很适合睡觉。

便在这个时候，一道声音打破了安静。

\_\_夜色\_\_下的国教学院醒了过来。

落落也醒了过来。

她有些惘然地想着。

\_\_夜色\_\_依然深沉。

那道声音再次响起。

嗤的一声轻响。

一道鲜血从如漆般的\_\_夜色\_\_里喷射出来。

同时响起的，是那名魔族强者震惊而愤怒的痛呼声。

“宿枢、檀卫。”

落落手里的落雨鞭，闻声循位而去，\_\_夜色\_\_里的雨滴与风尽数凝居一道直线，来自钟山的剑意，凝成风雨，仿佛无视时间，准确地刺中夜空里的那个点。

只有漆黑的夜色，什么都没有，当落雨鞭刺中时，却再次带出一道血水，与一声痛哼！与先前那声痛呼里带着的震惊与愤怒不同，这声痛哼里更多的是惘然，甚至隐隐还有些恐惧！

接下来的时间里，那道声音不停响起，有时候说的是钟山风雨剑的剑诀，告诉她应该用哪一招，有时候说的是真元的运行方法，却明显和剑诀里说的不同，更多的时候说的是夜空里的星辰。

听着那道声音，落落仿佛回到很小的时候，父亲在崖顶的石坪上，指着天边的流云教导自己战斗的方法，她的情绪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冷静，根本不作任何思考，神识随意而行，手里的落雨鞭呼啸而去，如一柄锋利至极的长剑，不停向着\_\_夜色\_\_里刺去！

啪啪啪啪，看似空无一物的夜色里，响起无数声撞击声，那是坚韧恐怖的落雨鞭落在人体上的声音，随之有数十块碎布随风飘舞，落到地面上，那些碎布都是黑色的。

听着那道声音，落落仿佛回到很小的时候，父亲在崖顶的石坪上，指着天边的流云教导自己战斗的方法，她的情绪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冷静，根本不作任何思考，神识随意而行，手里的落雨鞭呼啸而去，如一柄锋利至极的长剑，不停向着夜色里刺去！

嗤嗤嗤嗤，狂舞的落雨鞭前半段已经被染红，无数道鲜血从\_\_夜色\_\_里喷洒而出，却看不到受伤的人，仿佛有一只无形的笔蘸着朱砂磨成的墨，正在写着狂草，画面看着极其诡异。

一声痛苦而愤怒地暴喝后，那名魔族强者终于无法再隐匿自己的行迹，从夜色里跌落出来，双脚刚刚触地，便贴着地面滚了十几圈，一直退到湖畔才敢停下。

这名魔族强者的身上到处都是落雨鞭刺出来的伤口，不停地淌着血，黑袍早已变成无数碎布，凌乱地挂在身上，看着异常狼狈凄惨，哪里还有先前的威势？

他从\_\_夜色\_\_里被逼出来的第一念头便是后退，要离那把落雨鞭越远越好，在狼狈后撤的过程里，还没有忘了抽出插在草坪里的那件法器，因为他这时候已经被打的魂魄俱丧。

他像条狗般蹲在湖畔，右手拿着法器死死地护住头，声音就像破了的风箱一般，沙哑难听之极，里面满满都是震惊愤怒怨毒以及恐惧的情绪，因为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之所以从冥想的状态里醒来，不是因为藏书馆外这场激烈的战斗，而是因为魔族强者用的那件法器，对自夜空里落下的星光造成了某种干扰。

他走到窗畔，才发现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_\_夜色\_\_下的国教学院里展开，他不知道那个小姑娘是谁，但看到了那名男子的魔鬼角，所以很自然地明白自己应该站在哪一方。

然后，那名魔族男子消失在夜色里。

魔族男子起身，看着陈长生感慨说道：“少年，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想你将来肯定会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可惜你今夜就要陪我去死了。”

说完这句话，他举起手里那件铁制的法器。随着他的动作，一道极为恐怖的气息从天而降。无数细微的铁片，从\_\_夜色\_\_里飞回。那道隔绝世界的无形屏障消失一空。

一道如山般的黑色巨网向国教学院地面落下。

薛醒川这等强者最先赶到，其余的禁军以及宫里的高手，也纷纷赶来。

\_\_夜色\_\_里，又有无数人影翻过院墙，出现，那些人看着场间的画面，震惊异常，根本没有理会那名被薛醒川制住的魔族男子，直接狂奔到落落身前，迅速将她带走。

薛醒川知道这些人的身份，没有阻止。能够在京都里找到魔族最擅长隐匿的耶识族人，而且还是生擒，由此或者可以更接近那名神秘的魔族军师，这让他很满意。

薛醒川微微皱眉，他很清楚，自己赶到的时候，那道烟罗已经破了。

有禁军将那名魔族男子加上禁制，拖入\_\_夜色\_\_之中，等待此人的将是极其悲惨的下场。

红云麟缓缓踏步转身，他望向不远处那名少年，面无表情问道：“你又是谁？”

在百花巷里吃了碗菜泡饭，又去京都里逛了半天，估摸着那奇怪的小姑娘应该已经离开，陈长生才重新回到国教学院，走进藏书阁一看，果然没人，才总算放松下来。

\_\_夜色\_\_渐至，想着今天已经可耻地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他用最快的速度做完准备，开始静思冥想，准备再次引星光洗髓，然而还没有等他闭上眼睛，便看见星光下裙摆微摇，那小姑娘走了进来。

陈长生无奈问道：“我都说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回到国教学院的时候，陈长生浑身酒气，醉意可掬，眯着眼睛，走路都已经有些走不稳，至于什么青藤宴的事情，更是早已经被他抛诸脑后，再也记不起来。

藏书馆里没有灯光，他不在，国教学院自然如以往一般冷清。他走到湖畔，周遭寂静无人，只有星星在清澈的水里沉浮，对岸树林的倒影在\_\_夜色\_\_里并不清晰，深春的风拂面清爽。

他站在湖畔的石块上，抬头看着夜空里的星星，看了很长时间，然后望向湖水里的星星，也望了很长时间，然后他闭着眼睛沉默地站立了很长时间，忽然对着湖水大喊了几声仿佛脏话般的字句。

u7684真元运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完全模拟人类的真气运行方法。

风雨渐落，斜阳残，\_\_夜色\_\_渐至，旧园静。

藏书馆里一片安静。

辛教士说道：“我还有事务要去处理，就只能送你到这里了。”

陈长生与落落向他致谢，下了马车，只见\_\_夜色\_\_已然来临，先前青翠的树林，现在已经变成影影绰绰、如恶魔影子般的存在，他微微一怔，觉得这座学院里，隐隐有股莫名的压力扑面而来。

“这边请。”一名穿着黑色院服的天道院学生很有礼貌地指路。

……

落落不想被人围观，于是和陈长生商量之后，趁着\_\_夜色\_\_遁进林中，她熟门熟路地带着他找到一条小道，推开两扇沉重的门，绕过一幢小楼，从天道院一个不为人知的后门走进了巷中。

陈长生听她说过以前曾经来天道院上过课，好奇问道：“一直走后门？”

神将府有人相请，礼貌而冷漠。陈长生让落落留在原地，走向巷口外那辆马车，当他走过去，才发现马车四周静寂无声，一个人都没有，便是先前请他前来的那名神将府随从也不知去了何处。

马车前的那匹战马雄壮高大，鬓毛在\_\_夜色\_\_里隐隐泛着殷红的颜色，明显不是凡种，不知混着何种异兽的血脉，极为吸引目光，陈长生却没有向它望上一眼，因为他要见的，是车里的人。

那个人没有下车，依然坐在车厢里，马车的那面也有盏红色的灯笼，光线照进窗内，再从这边透过来，把他的身影映在了窗帘上，就像刀剑刻出来一般清晰。

“我确实很遗憾当初没有杀死你，现在再不方便直接动手，但我必须提醒你，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生存下去的方式比死亡更加恐怖，教谕大人懂这个道理，希望你也能懂。”

灯笼微摇，光线昏暗，十余名部属裨将从\_\_夜色\_\_里现出身来，拱卫着马车缓缓驶离巷口，向东御神将府而去，那匹雄骏高大的战马离开前瞥了陈长生一眼，冷漠至极。

车厢里徐世绩沉默不语，眼眸深处有幽火无数，并不暴烈，一味寒意逼人，因为他发现有些事情正在脱离自己的控制范围，虽然因为那封来自圣女峰的信，他一直都没有真正控制好这件事情，但现在局势似乎变得更加诡异\

……

落落走后，陈长生把地板上的食盒与杂物收拾了番，又把堆在案上的书籍分门别类抱回书架上摆好，熄灯，走到藏书馆门口回头望了片刻，才借着\_\_夜色\_\_离开，仿佛告别。

回到小楼后，他开始收拾行李，把必须带走的事物收拢成一个箱子，然后他抽出腰间的短剑，坐在床边开始闭目养神，他不是在引星光洗髓，而是等着某些人的到来。

这个夜晚，还有很多人在沉默关注着国教学院。

那些人像他一样，以为清吏司的酷吏们会带着\_\_夜色\_\_冲进国教学院，把他带到令无数大臣强者闻风丧胆的周狱之中，又或者离宫的\u9

41c2

那些人像他一样，以为清吏司的酷吏们会带着夜色冲进国教学院，把他带到令无数大臣强者闻风丧胆的周狱之中，又或者离宫的\u9

ad8手会借着\_\_夜色\_\_的掩护来到这里，然后悄无声息地杀人放火，把这座被圣后娘娘厌憎的国教学院变成恐怖的火海。

但这些都没有发生。

……

\_\_夜色\_\_下的国教学院一如往常安静，因为青藤宴第二夜的缘故，百花巷里窥视的目光少了很多，这让陈长生的心情更加放松，只是他没有想到，第一次来到国教学院的轩辕破居然比自己还要放松。

妖族少年扶着比树还要粗的腰，到处看着，不时还要摸一摸残旧的雕像，眼光里满是好奇，根本看不到任何紧张。

陈长生知道她在担心什么，也不觉得尴尬，笑着说道：“一定要回来才是。”

片刻后，又有一位宫廷近侍来请，这一次请的却是陈长生本人。他望向大殿侧门外\_\_夜色\_\_里那个巍峨如山的身影，沉默片刻，确认殿里的人没有注意自己的动静，起身向那处走去。

大殿侧门缓缓关闭，殿内夜明珠柔润的光线还是越窗而出，洒落在徐世绩的身上，把他的身体线条勾勒的越发清晰，陈长生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有些惊心动魄，却没有什么反应。

便让这一切，都袒露在夜明珠带来的光明之下吧。

便在这时，宫殿那面的\_\_夜色\_\_里，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那道声音无比温和，给人一种亲切而清爽的感觉。

“徐神将，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从\_\_夜色\_\_里走出来的是位青年男子，穿着黄色的衣衫，梳着整齐的发髻，眉眼清俊，神情温和。

任谁看着场间，都能清楚徐世绩与陈长生之间有问题，但这位青年男子却依然平静问了，问的这般自然，仿佛他真的只是想与徐世绩打一个招呼，只是寒喧的开始。

“很好，我就喜欢这种姓情，而且我不怕麻烦。”

陈留王微笑拍了拍他的肩头，便向殿内走去，\_\_夜色\_\_里自有侍卫跟随，在离开之前，他看了徐世绩一眼，眼神平静温和，没有什么警告的意味，却警告之意十足。

夜明珠柔润的光线，穿过窗框间的明纸，变得有些不稳。

徐世绩也在笑，似乎是觉得小孩子的回答很有趣，很幼稚，但他笑的很难看。

未央宫毕竟不是正殿，也不是圣后娘娘居住的内宫，稍远些的地方，还有些废园。此时\_\_夜色\_\_深沉，废园野草里缓缓行出一只浑体漆黑的羊，眼睛反耀着星光，幽森至极。

徐世绩看着夜色那处，微微挑眉，不再多说什么，拂袖进了大殿。

……

黑羊消失在\_\_夜色\_\_里。

陈长生站在殿外的光明里，想着先前徐世绩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知道先前很危险。

这是他在三千卷道藏里读出来的道理。

离开西宁镇，来到京都，承受了很多打压、羞辱、试探，但同样也有很多人帮助他，比如教枢处的主教大人，比如辛教士，比如陈留王殿下，包括消失在\_\_夜色\_\_里的那只黑羊。

这些人为什么要帮助自己？他很清醒，那与人品与道义没有任何关系，来京后的有些羞辱与压力自己不应该承担，这些帮助本来也不应该有，很多事情只是因为误会。

他只是误入这片废湖的过客，想把小船划到湖对岸，起桨时，却惊起一滩鸥鹭。

正想着这些，远处\_\_夜色\_\_里忽然传来一声凄厉的鸟叫，然后隐隐有水花四溅的声音。

不知道是夜鸟在捕食，还是被捕食。

正想着这些，远处夜色里忽然传来一声凄厉的鸟叫，然后隐隐有水花四溅的声音。

陈长生转身望向那处漆黑的\_\_夜色\_\_，心里生出些警兆。

便在这时，一道声音响了起来。

陈长生转身望向那处漆黑的夜色，心里生出些警兆。

这声音来自\_\_夜色\_\_深处，却没有散于

这声音来自宫殿深处，却没有散于殿群中。

四周一片寂静，未央宫里的丝竹之声穿过窗纸后，很轻，远处秋风轻拂树叶的声音穿过宽阔的广场后，很轻，那个直接响在他心间的声音同样很轻，却像是惊雷一般。

如果是一般人，忽然听到一道声音在自己的心里响起来，肯定会惊悚难安，陈长生却没有什么反应，他看着\_\_夜色\_\_里的重重宫殿，试图找到那个说话的人的位置。

他通读道藏，知道有些聚星境的强者可以很轻松地把声音传到普通人的耳中。

皇宫中有一名女子，年纪轻轻便已经修到了聚星境，毫不在意陈留王先前留下的话语，权势地位可以想见何等样骇人，身份早已呼之欲出，正是陈长生先前想到的那位宫里的大人物。

他看着\_\_夜色\_\_里的重重宫殿，平静行礼道：“见过莫大姑娘。”

那声音消失了片刻，似乎没有想到陈长生能够马上想到她是谁，又或者是不习惯这个称谓。

“如果不是欺骗，像她这样身份的人，怎么会拜你为师？”

听到这个问题，陈长生沉默了会儿，然后他望向\_\_夜色\_\_深处说道：“或者，是因为我人品不错的缘故。”

第五十六章 公平问题

对于像她这样的大人物来说，那份婚书上虽然有教宗大人的签名，很特殊，但她可以很轻松地让这份婚书失效，最简单的方法便是杀死陈长生——人死了，婚书当然变成废纸。

陈长生望向\_\_夜色\_\_深处，说道：“很多人看见我进了宫。”

莫雨说道：“谁会在意你这样一个人的死活？”

他只觉心神一阵恍惚，眼前的景物也变得模糊起来。

\_\_夜色\_\_下的皇宫，景物本就不如何清晰，但眼下的模糊明显有异。

一道难以言说的气息，进入他的脑海中，他忽然间有些犯困。

站在废园，看着明殿，他的身影显得好生孤单。

莫雨的声音再次响起，只不过这一次不在他的心里，而是在废园的那头，来自\_\_夜色\_\_里的某处：“看看吧。今夜你只需要当个看客，那么所有的事情，就都可以轻松的解决。”

陈长生望向漆黑的夜，说道：“这不公平。”

莫雨，就是那个孙女。

\_\_夜色\_\_里骤然响起莫雨寒冷而愤怒的声音：“大胆小贼！”

陈长生说道：“天下人说天下事，何须胆大？”

“你有什么，都在我的计算之中，所以，放弃吧。”莫雨的声音平静的令人心寒。

陈长生抬起头，举起右臂用袖子擦掉唇角的鲜血，望向\_\_夜色\_\_里的宫城，望向已经生活了数月却依然陌生、难以亲近的京都，看着生活在这里的看不到的所有人。

“其实，我真的是来退婚的。”

他的声音有些疲惫，却如平常那般平静：“她是你们所有人、包括圣后娘娘都喜欢、看重的凤凰，但我根本没有想过要娶她，我……真的是来退婚的，可是，从来都没有人相信。”

\_\_夜色\_\_里一片死寂，废园依然清冷，像极了他此时的神情。

他是来京都退婚的，在东御神将府里，他说了两遍，今天，在皇宫废园了，他又说了两遍。

“我比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清楚，活着，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件事情非常重要，比婚约重要，也比我来到京都后受到的这些羞辱挫折加起来都重要，所以我不在乎。”

他收回望向远方的目光，看着寒潭对面的\_\_夜色\_\_，说道：“但你们做了很多无谓的事情，不断地提醒我，我有一个未婚妻，她要嫁给别人，直到先前这一刻，你们还在提醒我……”

“好吧，我必须承认自己开始在乎了。”

她看着车辇前方是两只浑体雪白的驯鹿，微微挑眉，显得有些意外，问道：“黑玉呢？”

那只黑羊先前已经消失在漆黑的\_\_夜色\_\_里，不知所踪。

宁婆婆扶着她的手走下石阶，轻声说道：“那个小祖宗不知道去哪儿了。”

莫雨知道那只黑羊性情有些孤僻，从来不听皇宫里别人的话，摇了摇头，说道：“那就是个小孩子。”

宁婆婆向寒光殿后方的\_\_夜色\_\_里看了一眼，在心里想着，现在站在潭边无处可去的他，其实也是个小孩子。

莫雨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微嘲说道：“小孩子家家，说起赌气的狠话来倒是一套接着一套，有模有样，却不知道这落在旁人眼里，只是虚张声势，徒增可笑罢了。”

那十余株散落潭畔的梅，看似毫无关联，没有任何深意，但风景四季相同，每每不变，变的便只剩下了木。

寒潭边缘岸石嶙峋，中间并无断裂，更外围的废园旧墙，却在潭的南面断了，那里看着似乎有个进入\_\_夜色\_\_的出路，但他知道那不是出路，只是没有写完的一笔。

那十余株梅树，在这里隐约又站在了一列。

一次极其悠长而恐怖的呼吸。

黑暗的\_\_夜色\_\_里，忽然生出两团幽幽的光焰。

那两团光焰纯净而寒冷，没有一丝颜色。

他望向黑龙说道：“是的，我做的所有事情，我给自己设定的所有规矩，都是为了活着，活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活着，我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我拼了命地在活着。”

活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活着，为此我在拼命地生活——寒冷的地下空间，远处漆黑的\_\_夜色\_\_，穹顶渐淡的光辉，黑龙之前的少年，平静而内蕴无限悲怆的话语，任谁大概都会动容。

黑色巨龙看着少年的眼神依然冷漠残忍，或者是因为它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但更多的是不在意，蚂蚁迎着树枝愤怒悲壮地挥舞着前肢，在观察它的孩子眼中只会显得有趣或是可笑。

第六十章 推殿而入

小明宫在西，距离皇宫南阳门一千四百九四丈，从南阳门到外殿的未央宫，还有七百多丈，以自己的速度，在不惊动宫里供奉的情况下，从这里赶到未央宫需要多少时间？\_\_夜色\_\_里传来的乐声到了哪一章？

南方使团肯定已经到了，并且已经坐下，青藤宴即将开始，自己稍后赶过去应该还来得及，首先我得知道原因，落落想着这些事情，沉默不语，小脸上满是霜意，以至于整座宫殿都显得有些寒冷。

平国公主无辜说道：“这里是大周皇宫，你怎么会出事呢？”

小明宫外的\_\_夜色\_\_里，不知隐藏着多少宫廷供奉与强者。

那些人自然不敢真的伤了落落，却可以把她困住。

……

\_\_夜色\_\_深沉，宫殿亮若白昼，落落来到未央宫外，颊畔青丝微拂，眉间有粒汗珠。她望向殿后阴影处，看到了金长史和李女史的身影，侧头静听片刻，清秀的双眉微微挑起，隐有怒意。

陈长生不在殿内。先前那刻，他还在殿侧与东御神将徐世绩交谈，接着陈留王与他说了几句话，金长史和李女史不便靠近，不料下一刻，他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不知道去了哪里。

夜色深沉，宫殿亮若白昼，落落来到未央宫外，颊畔青丝微拂，眉间有粒汗珠。她望向殿后阴影处，看到了金长史和李女史的身影，侧头静听片刻，清秀的双眉微微挑起，隐有怒意。

落落望向\_\_夜色\_\_里的大周皇宫，无数飞檐楼榭，沉默不语，她知道，要在这样的时间段、这样广阔的区域里找一个人是多么困难\u7

14dc

离山长老小松宫已然站起，正在说些什么，南方使团正式向大周王朝提出结亲的请求，有些流程已经开始，只需要再经过一些步骤，这场举世期待的婚事，便会从数年来无数人的议论变成现实。

主教大人闭着眼睛，仿佛又要睡着，陈留王神情温和，与小松宫搭着话，莫雨神情平静，看着殿外的\_\_夜色\_\_，落落看着这些人，右手在袖中紧紧握着那只锦囊，决定打开。

……

穹顶的数千颗夜明珠同时熄灭，只剩下些余光，照着黑龙的前半段。

它渐渐要消失在\_\_夜色\_\_里。

陈长生懂了它那一眼的意思，它要他记得承诺，殷勤来探看。

先生？他有师父。前辈？显得太不亲近。你？太不恭敬。喂？找死吗？……似乎都不合适。

陈长生想了想，对着渐要消失在\_\_夜色\_\_里的黑龙喊道：“龙……大爷。”

黑龙微僵，眼神微惘，明显被这个称呼震撼的不轻。

皇宫某处偏殿的园里有一个极小的池塘。

\_\_夜色\_\_深沉，殿内灯火已灭，塘畔站着位中年妇人，妇人容貌寻常，衣着也极朴素，明显不是宫里那些只会、也只能把时间花在打扮与妆容上的太妃，也不是那些正值青春的宫女。

她站在池塘畔，不知道是准备洗手，还是洗衣裳。

所以，他现在面临着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_\_夜色\_\_下的宫殿，池塘里的波浪与栏杆上的花盆对视。

他和中年妇人对视。

“龙语，哑语，会的还挺多。”

看着消失在\_\_夜色\_\_下的陈长生的背影，那名中年妇人微笑说道。

她自然不是真的哑巴，对着夜色里说道：“未央宫远，去送送他。”

太监首领知道娘娘说的普通，自然不是指能否修行这种小事，略一沉吟后说道：“那封荐信查过，没有什么问题，确实是当年教宗大人留给莫雨姑娘和平国公主玩耍用的……离宫那边传来的消息，教宗大人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少年应该是凑巧被卷入，虽然与徐府有婚约令人出乎意料，但老奴着实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圣后停下脚步，看着偏殿后方那片深沉的\_\_夜色\_\_，沉默片刻后问道：“你见过不怕死的人吗？”

太监首领知道娘娘这句问话必然极有深意，开始认真思考。

……

陈长生的算术很好，更准确地说，只要与学习相关的能力，他都很强，但认路的本领不强，在离开那座偏殿、进入\_\_夜色\_\_下的沉沉深宫后，他很快便发现自己\

2000

繁星在天，灯火在前，他知道北在哪儿，自然能确定哪里是南方，甚至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未央宫处的灯光，然而皇宫里花树繁多，道路百转千回，他担心遇着侍卫，不敢走大路，竟不知该如何才能走到那边。

这时，\_\_夜色\_\_下的御园里响起极轻微的声音。

一只黑羊从夜色里走了出来，悄然无声，仿佛它本就是夜色的一部分。

当初在国教学院，陈长生见过它，先前在未央宫外，他也见过它，不知道为什么，他很确定这只黑羊对自己没有任何恶意，他想了想，说道：“你……想帮我？”

那只黑羊静静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身向\_\_夜色\_\_里走去。

陈长生不敢迟疑，赶紧跟了上去，离去之前，他向南方未央宫方向看了一眼，那处依然灯火通明，礼乐之声却已消失，南方使团的提亲到了哪一步？自己还来不来得及？

1000

728殿外的\_\_夜色\_\_里。

她当然知道那只黑羊代表着什么。

小松宫长老的剑意与那双手掌之间，发出一连串啪啪碎响。

再下一刻，未央宫殿外的\_\_夜色\_\_里，也随之发出一连串的啪啪碎响！

剑与手掌静止在众人的视线之前，四周的空气却似乎要碎了。

再下一刻，未央宫殿外的夜色里，也随之发出一连串的啪啪碎响！

殿外的\_\_夜色\_\_似乎已经碎了。

轰的一声嗡鸣！

未央宫殿外那道令秋风不能入的阵法，瞬间破裂！

微寒的\_\_夜色\_\_从无数门窗里灌涌而入，吹得座席间的诸院师生的衣袍呼呼作响，便是夜明珠的光线，在这一刻仿佛都有些摇晃！

离殿门处稍近些的人，更是连连向跌倒，脸色苍白，无法呼吸，自然也无法喊出声来。

……

宫门开启，夜明珠的光线散落在\_\_夜色\_\_里，殿前的广场被照的极为明亮。

皇宫外，京都的街巷依然热闹，远处有人在放长明灯，西南角有一株火树正在燃烧。

“是的，国教学院就我们这几只麻雀，输给离山剑宗丢人吗？好吧，确实还是有些丢人，但那无所谓，只要你不出场就行……你不出场，他们便没办法把今天丢的面子找回来。”

唐三十六看着广场对面\_\_夜色\_\_里那个神情平静的家伙，冷笑说道：“憋死他们！”

说完这句话，他手扶剑柄，向对面走去。

唐三十六的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说道：“错！拿父母之命、师门之言压人的是你们，用身份地位压人的是你们，试图拿大义名份压人的也是你们，这些事情都是你的那些长辈先做的，我们只是回击罢了，至于你家师兄……他要娶陈长生的未婚妻，难道还是陈长生对不起他？不要忘记，婚约在前，白鹤也还在那儿。”

陈长生和落落的身后，白鹤正在铜柱上曲颈微歇，在\_\_夜色\_\_里白的非常醒目。

七间沉默片刻，不再多言，小手握住剑柄，缓缓将剑从鞘中拔出。

唐三十六和七间相遇，他们手中的剑也已相遇，无数厉风呼啸而起，绕着他们的身体狂舞，拂动他们的衣衫，发出啪啪的碎响，就仿佛有一场暴雨，落在了离宫外的青藤上！

两把剑在\_\_夜色\_\_里相遇，映着星光，如有溪水在上面流过，绝非凡品。

“汶水剑！”

他是世间有数的强者，道号两袖清风，一身修为，尽在拂袖之间，唐三十六和七间的战斗再如何激烈，也不可能波及到殿前石阶上观战的人们，但他却没有管广场上的人们。

一声鹤鸣，白鹤振翅而飞，破开\_\_夜色\_\_，落到未央宫的殿顶。

金玉律站到了陈长生和落落的身前。

陈长生的第二招，是对苟寒食应对的应对。

他们的声音飘荡在幽静的未央宫前，飘荡在广场上与\_\_夜色\_\_中。

他们的声音并不大，却很清晰，尤其在唐三十六和七间的耳中，更像是雷声一般，轰隆作响！

他们的声音飘荡在幽静的未央宫前，飘荡在广场上与夜色中。

七间神情肃然，抱剑持道，清啸一声，瘦弱的身影在\_\_夜色\_\_里拖出道道裂影。

他手里黝黑的铁尺剑，破开夜风，悄无声息，仿佛魔神，把岩石当作糕点。

啪的一声轻响。

铁尺剑呼啸破空而去，落在\_\_夜色\_\_深处。

……

1000

728所有人都以为国教学院与离山剑宗的第二场比试就将这样开始的时候，一道声音在\_\_夜色\_\_里响起。

莫雨姑娘看着场间说道：“殿下是何等身份，哪怕只有半点危险，也不能接受。”

他的心已静如寒冰，眼里没有柔弱可爱的小姑娘，也没有干系大陆局势的妖族公主殿下，只有一个对手。

落落举起手中的落雨鞭，鞭首呼啸破空而起，然后静止在\_\_夜色\_\_里。

两人之间隔着十余丈距离，除非调动真元以剑气攻击，那么便不会有任何危险。

2234

411分别站在广场两端\_\_夜色\_\_里的苟寒食与陈长生，很想知道他们之间的胜负。

……

平日里若面对如此平庸常见的一记剑招，关飞白肯定自己随意便应了，但今夜的比试不是个人战，是国教学院与离山剑宗的较量——在大陆呼风唤雨的离山剑宗居然要与破落沉沦十余年的国教学院正面比试，这件事情本来就足以令离山弟子感到羞辱，更不要说第一场他们无比信任的小师弟竟败在了国教学院学生之后，这更令他们感到了极大的压力，所以他很慎重，他等着师兄的意见。

苟寒食的声音应期而至，在\_\_夜色\_\_里响起。

“东林七星剑第三式。”

这也正是关飞白最擅长的剑法，在当今大陆年轻一代的修道者里，单以这套剑法的修为造诣论，秋山君毫无疑问排在首位，他居于次席。

看着殿前广场上陡然变得壮阔起来的剑招，看着那柄在\_\_夜色\_\_里横直而进的长剑，人们终于沉默了下来。

知道这套剑法的人很多，练过这套剑法的人也不少，但能够把这套剑法练到这种境界，不动真元，却依然可以完美地展露剑意的人却没有几个。

落落和关飞白继续出剑。

剑意如风，激荡\_\_夜色\_\_，剑意如雨，滂沱而至！

随着时间的流逝，无数种剑法，无数种身法，都出现在未央宫前的广场上。

“师叔，你知道这招吗？”

\_\_夜色\_\_深沉，繁星闪耀，剑光纵横。

今夜国教学院与离山剑宗之间这场别开生面的比试，看的京都诸院师生以及南方使团里的人们如痴如醉。

长剑横掠而上，随意而去！

\_\_夜色\_\_里忽然出现数道白色的絮丝，那是剑锋切割开空气的湍流！

苟寒食的眼睛亮了起来。

落落收回落雨鞭，揖手一礼，神情平静，转身向陈长生走去。

陈长生看着\_\_夜色\_\_里对面的苟寒食，微微躬身，揖手行礼。

苟寒食沉默片刻，揖手回礼。

难道自己真的不如她？

落落的鞭声还在\_\_夜色\_\_里回荡，在安静的大周皇宫里飘向远方。

那声音很清脆。

陈长生明白他的意思,没有说什么。

苟寒食转身,带着离山剑宗的师弟们,消失在皇宫的\_\_夜色\_\_中。

未央宫前一片沉默。

当她走出通道时,四周的风景也变了。

\_\_夜色\_\_下的皇宫,巍峨壮观。

（本来还有几句,挪到下章去了,因为断在这里,最有美感,我写东西总是控制不住对美型的要求啊,外貌协会真没办法,明天见,啊,明天就是星期一了,请大家不要忘记投推荐票,再看看还有月票吗？）

“南北合流又如何？我说过,有容不想嫁便不嫁,只不过……没有人相信我说的话。”

圣后收回手,负手走到甘露台畔,望着\_\_夜色\_\_下的京都,声音显得有些寂寞,“你们总觉得我以天下为重,一些小儿女情长牺牲了又算什么？所以你不相信,就连有容都不相信,为此……用尽手段。”

莫雨沉默片刻后说道：“即便不理婚约的事情,我也觉得那少年有些奇怪,出现的时机太巧。”

现在看来，唐三十六肯定是国教学院里第一个面临那道门槛生死考验的人，作为国教学院的第一个学生，陈长生当然不会眼看着他一人奋斗。事实上，陈长生已经做了很多准备。

首先是丹药。这些天，他和唐三十六趁着\_\_夜色\_\_偷偷潜进百草园里三次，取了很多世间罕见的药草与灵果，待需要的时候，他便会按照老师计道人教的方法开始炼药。他相信自己一定能炼出不逊于离山剑宗、天道院这些地方的丹药。其次便是法门，他虽然洗髓未能成功，却也开始阅读坐照内观的相关书籍，希望到时候能够助唐三十六顺利过关。

在百草园里偷药草的过程很紧张，有些违背他的某些原则，但在生死重于一切的大原则面前，他根本没有想太多，只是看着石桌上那盏油灯的时候，他很自然地想起那名中年妇人。

落叶离开枝头,落在他的肩上,黄灿灿仿佛金叶子一般。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四周声音渐寂,暮色亦褪,\_\_夜色\_\_降临,他抬起头来,确认没有人注意着这边,走到那口废井边。

---end---

### 【神国七】

秋山君。

秋山家是南方第一大族，这一代秋山家，出了位惊才绝艳的年轻子弟，名为秋山君，据说是神龙转世之身，乃是长生宗本代大弟子，\_\_神国七\_\_律之首，随南方教派长老修行，今年十八岁，被公认为是今后数百年，东土大陆最有可能成为最强者的人选。

天凤与神龙，秋山雪和徐有容这对同宗师兄妹，实在是年轻一代最光彩夺目的对象，根本再也找不出来第三个同等级数的年轻人。

无数年来，大朝试选出了无数强者，据说如今大陆最巅峰的那些强者，都曾经有过来周朝京都参加大朝试的经历，更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当代国教教宗，南方圣女峰长老，都曾经是大朝试的佼佼者，更不要提西方妖族的某些天才曾经化身为人参加大朝试，就连魔族也曾经有位少君冒险前来京都，却被前代教宗识破行藏，以大神术直接镇为青烟。

那都是很多年前的故事了。现在人们更关心的是，明年的大朝试，长生宗的秋山君会不会参加，\_\_神国七\_\_律有几位能进一甲，徐有容会不会提前突破，离开圣女峰返回京都，那位在魔族荒野里以冷酷神秘著称的天才强者是会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还是会继续与魔族强者血腥地彼此追逐？除了这些，京都的人们最关心的则是京都学院里，会出现哪些令人眼前一亮的天才。

是的，京都里有很多学院，圣后执政，政令严苛之下，吏治清明，民众生活渐好，这数十年，更是海晏河清，堪称盛世，各种学院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甚至几年前还出现了很多专门以大朝试为目标、由国教强者私下暗中授课的私人学院。当然，最出名也是最强大的学院，还是历史最悠久的那几间，其中有两家的历史，甚至要比大周朝的时间都要更长。

“唐三十六？他就是唐三十六？”众人听着这名字，更加震惊，有人说道：“他已经是青云榜三十六名……怎么会离开汶水来京都？为了明年的大朝试？但以他的能力，想进天书陵没有任何问题啊。”

有人解释道：“唐三十六最是孤傲，谁都不服，别说\_\_神国七\_\_律，便是连北方那个狼崽子都不服，他既然要参加明年大朝试，肯定是想把自己名字给改了，如此……自然要提前来京都，既然来京都，当然要入我们天道院。”

说到唐三十六的名字，诸生想到关于这名汶水天才少年的传闻，不由啧啧赞叹，又有人说道：“神国七律别的人可以不服，难道他还敢不服秋山君？”

陈长生想起唐三十六对徐有容的评价，劝说道：“落落，我知道你很强，但不要想着与她比，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比谁强，只要我们自己在进步，那就是真的强。”

落落明白他误会了些什么，笑着说道：“她是真凤转世，举世无双，就连我家里人都很欣赏她，从小的时候，一直拿她激励我，但我真的没想过要和她比较什么，听说她人很好的，除了性情淡清了些，但要比南方的什么\_\_神国七\_\_律要好的多，我其实就是想认识她，我想和她做朋友，先生，你说这样好不好？”

陈长生沉默了会儿，说道：“我和她……关系不大好。”

庄换羽在青云榜排名第十，看着已极了不起，但联想到天道院号称大陆最强学院，他又是天道院的代表，这便有些说不过去，就算他不可能超越徐有容这样的绝世血脉，这名次也太后了些。

只有像徐世绩这样的大人物们才知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庄换羽自从两年前与\_\_神国七\_\_律中某人一战，确定青云榜第十的位置后，便再也没有挑战过那些排名在自己之前的天才们。

这并不意味着他保守畏怯，只是因为两年前他已经十五岁，那时节秋山君已经离开青云榜，开始在点金榜向着榜首前进，他觉得在这样的情形下，青云榜对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为何如此笃定？”

“这次\_\_神国七\_\_律要来四人，庄换羽一个人顶得住吗？”

陈长生不解，问道：“什么？”

“没什么，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心情有些紧张。”陈长生转身看着他们两个人，说道：“听说南方那些宗派里有很多天才，不知道明年大朝试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局面。”

唐三十六知道他参加大朝试的目标，心想确实应该紧张，说道：“圣女峰、离山……南方教派那些宗派自然强大，如果\_\_神国七\_\_律这些年轻强者来参加大朝试，想胜过他们确实不容易。”

陈长生说道：“听说庄换羽排到青云榜第十，就是胜了神国七律之一？”

唐三十六知道他参加大朝试的目标，心想确实应该紧张，说道：“圣女峰、离山……南方教派那些宗派自然强大，如果神国七律这些年轻强者来参加大朝试，想胜过他们确实不容易。”

“他胜的是七间，那是\_\_神国七\_\_律里最小、也是最弱的一个家伙。”

提到神国七律，便是骄傲的唐三十六，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这次神国七律里有四个人会来参加青藤宴、想必也会跟着参加大朝试，领队的应该是苟寒食，庄换羽敢向他出手吗？”

能让他瞧得起的人很少，比如徐有容、秋山君、比如魔族那个狼崽子，还有那个神秘的排在庄换羽前面的少女，再就是陈长生这个另类，现在他承认那个叫苟寒食的人很了不起，那么此人必定真的很了不起。

“\_\_神国七\_\_律第二，只在秋山君之下。”

落落知道陈长生对修行界没有什么了解，说明道：“听闻此人学识渊博，通读道藏，在离山年轻一代弟子甚至别的宗派年轻弟子心中的地位极高，算是大脑一般的角色。”

听着通读道藏四字，陈长生便很自然地想起师兄和自己，心想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但他也知道，如果自己这么说，落落大概无所谓，唐三十六肯定要嘲弄自己装腔作势，只好转了话题。

“\_\_神国七\_\_律还会来什么人？”

“排第四的关飞白，在青云榜上恰好也排在第四，据说是个很骄傲的人。”

那名面笼白纱，气度清静的女子，既然穿着国教礼服，又与青矅十三引的那些女教授们坐的极近，应该便是当代圣女的同门。

那三名神情淡漠，剑横于膝的年轻人，应该便是传言里的\_\_神国七\_\_律。

青藤五院和那些通过大朝试预科的年轻学子们都见过。

因为他的眼睛里有光。

落落看着那人，知道他便一定是\_\_神国七\_\_律里的苟寒食。

传说中的苟寒食。

远在南方，人们也知晓国教学院早已废弃，前段时间在路途上，他们听说了青藤宴第一夜发生的事情，才知道国教学院今年多了两位新生，这个小姑娘便是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天才？

那三位来自离山的年轻人，便是传闻中的\_\_神国七\_\_律中的三人，在他们看来，击败天海牙儿自然算不得什么，但这个小姑娘如此年岁便如此强大，确实值得重视。

苟寒食也抬头看了落落一眼，但他只是温和笑了笑，显得不是太过在意。

那三位来自离山的年轻人，便是传闻中的神国七律中的三人，在他们看来，击败天海牙儿自然算不得什么，但这个小姑娘如此年岁便如此强大，确实值得重视。

落落没有理会那三名离山青年投来的眼光，\_\_神国七\_\_律自然了不起，她此时的精神都在苟寒食的身上，她感觉的很清楚，这个人真的很不简单，自己不是他的对手，先生呢？可否能胜过他？

场间一时安静，她站在殿门显得有些刺眼。

未央宫里，青藤宴在继续，事实上，却已经结束。本应最后一夜进行的文试被推迟到稍后进行，但没有人在意结果，往年青藤诸院之间的竞争，哪里及得上稍后便要发生的那场盛事？

所有人矜持而温和，因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是好事，是婚事，即便离山关飞白、这位\_\_神国七\_\_律里最骄傲冷漠的四律，此时脸上也添了些笑意，因为他知道这是大师兄的大事，也是师门以及整个南方的大事，最关键在于，便是他也觉得，大师兄能够娶到徐师妹，是件非常值得骄傲与庆祝的大事。

离山长老小松宫已然站起，正在说些什么，南方使团正式向大周王朝提出结亲的请求，有些流程已经开始，只需要再经过一些步骤，这场举世期待的婚事，便会从数年来无数人的议论变成现实。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如果换作别的地方，这三位\_\_神国七\_\_律的年轻强者，只怕早已经剑光微寒而起，便要把陈长生杀死，但这里毕竟是大周皇宫，他们身为南人，只能暂时隐忍，等着周人先行处理。

处理来的极快，徐世绩脸色阴沉，盯着殿门口的陈长生，寒声喝道：“哪里来的混帐东西！居然敢在宫内喧哗！来人啊，把此人给我押出去！”

唐三十六。

先前陈长生和落落离殿之后，唐三十六才来到未央宫，所以他没有看到他们二人，而且他的注意力都放在那名\_\_神国七\_\_律第四律关飞白的身上，直到后来落落回到未央宫，却依然没有看到陈长生的身影，他才开始觉得有些奇怪。

他不知道陈长生为什么要反对徐府与秋山家的这门婚约，他只知道陈长生和徐府之间有恩怨，不过他也懒得去想那些问题，既然\u670

殿内响起惊愕的议论声。

庄换羽是青云榜第十，乃是青藤诸院里年轻强者的领袖人物，与在南方呼风唤雨的\_\_神国七\_\_律齐名，虽然先前表现的有所失态，令人不悦甚至不耻，但他毕竟是天道院的招牌，唐三十六做为天道院学生如此直指其非，未免显得有些不敬。

“因为没劲，所以不好玩，既然不好玩，那我还继续在这里玩做什么？你们不要想着拿天道院同窗的情份来约束我，拿老师的身份来管制我，拿师兄的体面来让我闭嘴，因为我……决定退学。”

即便殿内众人，今夜已经经历太多震撼，此时听着他的这句话，依然是一片哗然！

天道院乃是大陆第一学院，不知培养出多少绝世强者，当代教宗大人便是出身于此，大朝试的首榜首名也多落于此间，虽然这数年，天道院的年轻学生被南方的\_\_神国七\_\_律抢去了很多光彩，大周朝内部又出现徐有容这样一个绝世天才，但天道院毕竟还是天道院，没有任何人敢质疑这座学院的地位，所有人都以考进天道院为荣，多少人苦苦求索只为踏进天道院那座院门，今夜居然有人主动要求退出天道院！

殿内哗然之声持续，天道院师生们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庄副院长的脸色更是有些微微苍白。

庄换羽沉默了很长时间，神情渐渐平静，看着唐三十六说道：“我先前确实有些失态，无论你做错什么，无论你是不是在意天道院的存续，也轮不到我来批评你，而且你说的这些话虽然难听，但也有些道理……只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进天道院后，老师们还有我们这些人都不喜欢你？为什么如你感觉的那样在暗中排挤你？骄傲？不，天道院的学生理所当然应该骄傲，你是汶水唐家子弟，自幼含着金匙出生，入院便有大人物照拂，可以不上课，可以不守院里的规矩，该得到的却分毫不少，别的同窗呢？他们苦修苦读才能有所收获，自然瞧不起你这样只会走捷径的人。”

此时殿内散席上坐着的，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家的学生，南方使团里的数十名年轻学子，更是大多数都是贫寒子弟，\_\_神国七\_\_律里那三名年轻人听着庄换羽这番话神情微宁，众所周知\u51f

197e

当今大陆，离山剑宗的地位特殊，因为他们的年轻一代很强。唐三十六确实是少年天才，依然没有办法和对方相提并论。不要说苟寒食，便是其余那三名离山年轻弟子，在人们看来，都可以轻松地战胜他。

\_\_神国七\_\_律，尽在离山……他们在青云榜上的排名都远远高过唐三十六。

唐三十六却似乎根本没有想过这些，他看着苟寒食，眼睛越来越亮，很是兴奋。

神国七律，尽在离山……他们在青云榜上的排名都远远高过唐三十六。

畏惧这种词语，从来不在他的字典里——他本想在青藤宴第二夜里挑战青云榜排第十的庄换羽，却被学院反对，今夜刚刚决定加入国教学院，便碰着能与\_\_神国七\_\_律战的好事，他哪里能错过。

是的，这是好事。

南方使团里，离山剑宗的人数并不多，除了小松宫长老，便是四名年轻人。

\_\_神国七\_\_律里的四律。

便在这时，陈长生的声音再次响起。

先前他提议与陈长生文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文试只动言语，不扰天地，有胜负，但不会有伤亡。

这场国教学院与离山剑宗之间的较量，由国教学院方面确定方式、挑选对手，离山剑宗的表现看似慷慨，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离山剑宗前来京都的弟子，都是\_\_神国七\_\_律中人，国教学院想胜谁都很困难。

“我本来想挑第四律……这个家伙以前就知道。”

走在最前方的是一名少年，眉眼清稚，身形瘦弱，看着还未发育完全，竟似比落落看着还要小些。

正是\_\_神国七\_\_律排名最后也是最弱的七间。

七间是离山剑宗掌门的关门弟子，年龄颇幼，却曾在青云榜上排进前十，直至去年某次聚会，被庄换羽胜了半招，才落到了第十一位，但没有任何人敢轻视他。

庄换羽自然不会接话，冷笑了两声，意思和陈长生先前某句话相同——说的你现在能打赢对方似的。

\_\_神国七\_\_律的名声何其响亮，但除了真正见过他们的人，谁也想不到，居然有像七间这样的小孩子，他看着唐三十六行礼见过，脸上的神情明显有些紧张，甚至显

2000

殿前观战的人群忽然安静下来，徐世绩等人神情微异，便是茅秋雨的神色也变得郑重很多。

陈留王赞道：“\_\_神国七\_\_律，果非凡子。”

唐三十六神情严肃，将剑自鞘中拔出。

他自幼便以天赋著称，骄傲冷漠，便是从汶水来到京都，进入天道院后，依然如此。

他知道七间是自己在同龄人里所遇过的最强之敌，他知道像离山剑宗这样的玄门正宗所传授的课业，要比自己的家传功法强大很多，如果自己能在天道院再学习两年，或者才能真正地超越\_\_神国七\_\_律。

但今夜，他还是想赢。

看着场间的画面，观战的人们有些错愕，很是震惊。

一个是闻名已久的少年强者，一个更是传说中的\_\_神国七\_\_律，都是青云榜上有位次的人，他们表现出超乎年龄的强大，也无法令人们感到吃惊，人们吃惊的是现在的局面。

战斗开始之前，人们都觉得，汶水唐家虽然是千世大族，但论起传承肯定比不上离山，单论招式或者是精义，唐三十六应该不如七间，但他毕竟年龄更大，修道更早，至少在真元数量上要更强些。

因为她的对手是关飞白。

\_\_神国七\_\_律的第四律。

同时，他也是青云榜第四。

关飞白的眉间现出一抹寒意，说道：“殿下此言有理。”

\_\_神国七\_\_律里，他位次居于正中，性情却最偏狭，骄傲冷酷，暴躁易怒，即便面对的是落落，他也怒了起来。

“都说青云榜的位次时刻都会变化，但人们总容易忘记一点，在变化之前，天机阁绝对不会出错。”

关飞白不再多言，静思片刻后，伸手拔剑，望向落落说道：“请殿下指教。”

大周虽强，京都虽大，但看遍年轻一代，除了徐有容，根本没有人是此人的对手，如果只是骄傲，整日被怒火熏灼心神，他哪里有资格成为离山内门弟子，更哪里有资格成为\_\_神国七\_\_律里的一人？

当他执剑于手，神情顿时宁静，所有的骄傲都已消失不见。

莫雨那句话以及殿前那些大人物的目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公平的。

但苟寒食主动这样说了，关飞白用沉默表示了同意，离山剑宗果然自信，\_\_神国七\_\_律果然骄傲。

落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习惯性地转身望向陈长生。

从开始到现在，陈长生和苟寒食已经说了数百记剑招，除了那记西出十三归，落落和关飞白全部都使了出来，而且没有丝毫偏差，没有任何错误，堪称完美，这是多么难以做到的事情！

先前茅秋雨院长的点评，已然令京都诸院学生惭愧不已，离山剑宗对弟子的培养果然已经超过大周朝，\_\_神国七\_\_律果然都是坚毅苦修的非凡之人，但那个小姑娘呢？身为无比尊贵的白帝独女，她又如何吃得了这么多苦，学会如此多剑法？

惊呼的声音渐渐低落，议论的声音渐渐消失。

第八十二章 鞭声响亮

做为\_\_神国七\_\_律一员，做为青云榜排名第四的年轻强者，他有足够的资格与底气骄傲，今夜这场试剑，在他看来是不公平的——最后居然输给落落，这种情绪变得更强烈——所以他觉得自己依然可以骄傲自信。

但输了便是输了，骄傲的他本来准备保持沉默，却看到了陈长生脸上的笑容，听到了落落的笑声，他觉得陈长生的笑容很可恶，他觉得落落殿下的笑声很刺耳，于是他忍不住把准备藏在心底的那句话说了出来。

到大朝试那天,国教学院不会有任何机会。

因为规则不同,因为他们是\_\_神国七\_\_律,因为到时候,苟寒食会亲自落场。

苟寒食看着窗外的京都街巷,再次开始咳嗽,眉都皱了起来。

金玉律与小松宫之间的故事同样也并不复杂，只是要格外铁血一些。

很多年前，在那场与魔族的大战里，离山剑宗小松宫与其余几位师兄弟负责押送的粮草先后失期，以军法论当斩，当时小松宫与他几位师兄弟都是前途无量的年轻才俊，与当今\_\_神国七\_\_律的地位相仿，联军里的南人将领苦苦求情，负责后勤事务的金玉律则是坚决不允，连杀三人，终于杀到了离山最看重的小松宫，离山掌门恳请大周太宗陛下亲自出面，白帝连颁数道圣旨，金玉律才被迫答应。

为了这件事情，离山掌门将离山剑法总诀送给了白帝以为酬谢。但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与魔族的战争结束之后，金玉律坚决不肯接受白帝的赏赐封爵，在忘川东坡躬耕生活，直至落落出生，他才重新回到白帝城皇宫。

“殿下您当然没问题,但我有问题。”

唐三十六说道：“离大朝试还有数月,我再拼拼命,或者不需要这个家伙,到时候也有战胜七间的机会,但\_\_神国七\_\_律里其余的人……我不是对手。”

他说的也很平静自然,因为这是事实。

“苏师兄此言有理，我看大朝试时，师兄若谨慎些，不见得不能胜过苟寒食。”

离宫附院有学生赞道，只是毕竟都是有见识的人，苟寒食能在\_\_神国七\_\_律里排第二，能跳出青云于碧空点金，自然极为不凡，所以即便是替苏墨虞鼓气，也很有分寸。

但对于国教学院的人，不需要分寸。

虽然不能说陈长生比苟寒食强，但至少他没有落下风。

如果他是癞蛤蟆，苟寒食是什么？\_\_神国七\_\_律又是什么？

人们嘲笑陈长生，岂不是在打离山剑宗的脸？

再怎么想也不可能平空猜到何事,陈长生等人在那名离宫教士的带领下,继续前行,没过多久便走到了下方,只见神道前方到处都是人影,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唐三十六清晨的那句话来了。

神道左手方的离宫别院依然大门紧闭,苟寒食没有出来,\_\_神国七\_\_律其余三人也没有出现,甚至就连圣女峰的女弟子还有其余宗派的南方年轻人,也都没有出现。

陈长生的视线穿过雪松,落在别院处,沉默不语。

陈长生沉默不语。

“什么叫强？自己强,还要带着同伴一起强,这才是真正的强,这次大朝试,我不奢望自己能进首榜,可我希望离宫附院上榜的人数,能够超过天道院和摘星,成为青藤六院之首。但至少,我不会拖累离宫附院,而你呢？大朝试的时候,如果你落场考试,还能像青藤宴那样投机取巧吗？博览群书又如何？见识不逊于苟寒食又如何？如果苟寒食不是已然通幽,又凭什么排在\_\_神国七\_\_律的第二位,便是连秋山君对他也尊敬有加？”

苏墨虞看着他神情严肃说道：“只读书篇不识用,这样的人在乡塾里能够找到很多,你以为你可以帮助同伴,不,是他们在帮助你,没有他们,你只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你只会成为国教学院的负累。”

在青云榜的中后段,如以往数年相同,出现最多的还是南方的少年们,以长生宗和槐院的人数最多,尤其是长生宗,不愧是天下第一大宗,京都诸学院包括天道院和摘星学院以及在场的三座学院加在一起,也只比长生宗多一些而已。

很多人下意识里望向依然安静无声的客院,苟寒食等离山剑宗的弟子,还有南方使团的学生们,便住在那里——离山剑宗只是长生宗一属,所有人都知道,\_\_神国七\_\_律里除了秋山君和苟寒食,其余的人必然上榜,只是暂时还没有报到他们的名字——想到这里,离宫附院和宗祀所还有青曜十三司的学生们情绪便有些低落,甚至显得有些颓头丧气。

学院老师们很清楚,剑出离山,长生宗本来就以离山剑宗的青年弟子最强,但他们无法用这点来安慰学生,只好劝勉道,南方教派诸山门与国教正门的修行偏重不多,南方教派向来讲究起势颇急,但要修到真正的高深境界,并不见得比京都诸院强,就拿逍遥榜来论,便没有南强北弱的问题。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正地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青云榜第八不是落落,第七也不是,那个位置属于梁半湖——这名离山剑宗的高徒,\_\_神国七\_\_律第五律,过去两年一直排在青云榜第六的位置上,今日看来他和依序后退的那数名天才少年一样,都是被落落挤到了后方。

陈长生低头认真地听着,如果落落能够前进到青云榜前六,他已经非常满意,但不知道为何,他总觉得落落的位置应该更高些——他知道在国教学院的这数月里,落落有多大的进步,只希望天机阁的人也能知道。

宣教殿处的传音阵没有受到任何紧张气氛的影响,有些单调甚至略枯燥地念出了青云榜第五的名字——关飞白

竟然是关飞白果然是关飞白\_\_神国七\_\_律第四律关飞白,居然真的被人取代了霸占三年之久的位置

无数双目光投向神道尽头右侧那片雪松林后的宅院,然而客院里依然安静无声。片刻后,那些目光落到神道上陈长生等国教学院学生的身上,异常复杂

陈长生有些神情恍惚,问道：“怎么了？这个人是谁？”

唐三十六这时候也是满脸震惊,半晌后才醒过神来,说道：“\_\_神国七\_\_律的第三律,秋山君和苟寒食去点金榜后,他便是离山剑宗在青云榜里的最强者。

然后他很严肃地补充说道：“他一直排在青云榜第三。”

三名离山剑宗的少年,这时候谈论的事情,自然是陈长生能不能拿到大朝试的首榜首名。

做为近些年来可以说以碾压之势横扫榜单的\_\_神国七\_\_律,居然会如此认真慎重地讨论一个尚未洗髓成功的少年,如果让旁人看见,必然会大感震惊,可以看出,从青藤宴到今日的天机阁的评语,陈长生给这些骄傲自信的年轻人们带来了怎样的压力。

---end---

### 【春风】

庭院里树影斑驳，草坪间有十余株数人合围才能抱住的大树，石径两侧没有任何仆役婢女的身影，远处隐隐可以看到很多人跪着，静寂的气氛里充满了肃杀的感觉，就像那些直挺挺向着天空的树木，又像是花厅里四处陈列着的寒冷兵器。

这座府邸的主人，是大周王朝战功赫赫的御东神将徐世绩。神将大人治府如治军，府里向来严肃安静，因为今天发生的那件事情，所有婢役都被赶到了偏园，此间的气氛自然更加压抑，那些院墙外吹来的’‘春风‘’，仿佛都要被冻凝一般。

徐夫人穿过庭院，来到偏厅前，停下脚步，望向厅里那名少年，双眉微挑。

他说道：“但现在……我改主意了。”

府里的’‘春风‘’再次变得寒冷起来，气氛再次变得极为压抑，偏厅阴暗角落里，那位嬷嬷脸上的皱纹，深的像是无数道沟壑，忽然间被洪水冲垮。

徐夫人忽然间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她只用了五息时间，便忘却了先前的那封信，忘却身外之物，只余宁静，于是微笑。

她在’‘春风‘’里一笑，于是满山野的花都开了。

无数异鸟飞来，清鸣不绝，甚至还能看到三只青鸾。

陈长生站在湖畔，看着明丽阳光下依然冷清森冷如墓地的学院，无法不怀疑自己的将来。

过了很长时间，他在’‘春风‘’里醒来，做了五次极为深远绵长的呼吸吐纳，将胸腹间最后的那抹不适与酸涩尽数排出体外，将那张薄纸叠好收入怀里，顺着湖畔野草里隐约可见的旧道，向学院深处走去。

第十七章 国教学院的新生（上）

“什么名册和钥匙？”

那名办事人员喃喃说道，眼睛微眯，满脸轻佻的横肉，不是在表示轻蔑，而是在’‘春风‘’里快要睡着，不知半梦着什么美事。

陈长生加大声音说道：“国教学院的名册和钥匙。”

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国教学者从客观倒推，建立了一种模型，在这种模型里，修行者并不是直接吸取命星的能量，还是把夜空当作一面墙壁，把命星当成自己钉在墙上的一根钉子，从而在自己与夜空之间系上了一根线，最终是用这根线来回摆荡，吸收夜空里飘逸的星光能量。

在这个模型里，那道无形的线就像是一条被打湿的棉线，夜空里的星光就像是深春时节漫天飞舞的柳絮，那根线在’‘春风‘’里慢慢地飘荡，便能蘸到越来越多的柳絮，最终落在执线人的手中，如果那根线足够长，从皇宫最高的建筑一直连到天书陵的顶端，那么甚至可以把整座京都的柳絮都搜刮干净。

魔族大学者通古斯对国教的这个理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毫不经济、纯粹属于臆想的妄想，那一代的教宗大人对这种批评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反击，说道唯有能够成立的推论，才是最靠近真理的推论。

不成功便成仁，这六个字用在他的身上最合适。

静心冥想，无数浓稠却看不见的星辉精华，顺着那根无形的命运线条，从高远的夜空里淌落，再次落在他的身上，就像是’‘春风‘’一般缭绕不去。

那些星辉像昨夜一般，悄无声息地渗进他的身体，然后再也无法看见。

陈长生把她的名字写在了国教学院的名册上，他便要对她的修行负责，他大概知道她的问题是什么，那么给她上的第一堂课，自然也要从这方面着手，他首先便要确认她身体里的真元情况。

’‘春风‘’入窗，轻拂书页与裙摆，陈长生和落落在黑亮的木地板上相对而坐，他闭目静思清心片刻，示意落落伸手自己的右臂，然后抬起自己的右手，缓缓落在她的腕间。

他的动作很随意，又很精确，并着的食指与中指就像是一柄开了锋的剑，寒光四射，准确至极地落在她的脉门上，然而真正落指那瞬间，又极柔和，就像是秋天的落木，不会让树下的泥土受到任何惊吓。

这只能有一种解释，落落不是人类。

’‘春风‘’继续入窗，轻拂书页与小姑娘的裙摆，还有她鬓间微湿的发。

藏书馆里一片安静。

就在夕阳被城墙吞没那刹那，她睁开眼睛，轻喝一声。

这声喝，很清脆，没有一点浊气，清透的仿佛春水，或者’‘春风‘’。

随着这声清喝，她手里握着的短剑，自腰间轻扬而上，如杨花，轻飏直上重霄九。

谁要反对这门婚事，便是与整个世界作对。

第五十四章 一道’‘春风‘’入夜来

国教学院的座席在角落里，无人理会，很是冷清，就如青藤宴第一夜那般，陈长生一心想着稍后南方使团提亲的事情，哪有心情在意这些，落落更是不会理会这等小事。.她注意着陈长生的神情，猜测着他在想些什么，偶尔拈颗果子喂他吃，对案上的茶却是看都不看一眼，皇宫的茶在普通人看来自然是极品，但在她的眼中粗劣至极，哪里能够入口。

那道声音无比温和，给人一种亲切而清爽的感觉。

就像是一道’‘春风‘’，扑面而来。

“徐神将，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任谁看着场间，都能清楚徐世绩与陈长生之间有问题，但这位青年男子却依然平静问了，问的这般自然，仿佛他真的只是想与徐世绩打一个招呼，只是寒喧的开始。

一道’‘春风‘’入夜来。

那道血腥而暴戾的气息瞬间消失。

陈留王看了徐世绩一眼，然后望向陈长生微笑问道：“有什么事情需要本王帮忙吗？”

他的声音不急不徐，神态温和可亲，给人的感觉，真的很像一场’‘春风‘’，令人温暖惬意。

最开始的时候，陈长生并不明白这位殿下言语间对自己的回护之意，在听到那句话后便迎刃而解，此时听着对方温和殷切的话语，更是感激，说道：“多谢殿下关心。”

这就是他的性情。

他是个十六岁的少年，真正的少年，看着’‘春风‘’不喜，看着秋风不悲，看着冬雪不叹，看着夏蝉不烦，他看着喜欢的才喜，看着厌憎的便烦，看着不公平的便叹，看到夕阳下的壮烈背影才会悲。

---end---

### 【剑意】

钟山风雨剑。

国教学院里，风雨骤敛，『剑意』却大盛。

嗤的一声轻响。

“宿枢、檀卫。”

落落手里的落雨鞭，闻声循位而去，夜色里的雨滴与风尽数凝居一道直线，来自钟山的『剑意』，凝成风雨，仿佛无视时间，准确地刺中夜空里的那个点。

只有漆黑的夜色，什么都没有，当落雨鞭刺中时，却再次带出一道血水，与一声痛哼！与先前那声痛呼里带着的震惊与愤怒不同，这声痛哼里更多的是惘然，甚至隐隐还有些恐惧！

随着这声清喝，她手里握着的短剑，自腰间轻扬而上，如杨花，轻飏直上重霄九。

剑影无数，如雨，『剑意』无匹，如风。

这是风雨。

18f1

72b9在鞘中，但一道极为凌厉的『剑意』，已然出鞘离身而去，袭向落落！

虽然在青藤宴第一夜时，落落便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强大，但她毕竟还是个稚龄少女，不要说她，即便是秋山君也不可能是一步从对的小松宫的对手，面对如此强大的剑意，她哪里有招架之力？

72b9在鞘中，但一道极为凌厉的剑意，已然出鞘离身而去，袭向落落！

小松宫很明显还是有所忌惮，所以那道『剑意』静而不烈，应该不会危及落落的生命，但受伤在所难免。

也只有如此，他才能够一泄今夜的怨气，才能给这些小辈留下足够深刻的教训。

此时殿内，唯一能够与小松宫相提并论的强者，便是天道院院长茅秋雨，也只有他，能够挡住小松宫。

茅秋雨布袍轻飘，盯着那道破空而去的『剑意』，双眼如天神之目，里面有烟雨氤氲。

陈留王、莫雨、茅秋雨，是殿内对小松宫出手反应最快的人，但不是最先反应过来的人。

这是责任，然后，变成本能。

陈长生出现在那道凌厉『剑意』之前。

小松宫面无表情看着他，既然在大周皇宫里不能杀人，只是想伤人立威，能够重伤这名少年，反而更好。

第六十九章 白帝为姓（下）

『剑意』，便是无形的剑。

此剑起于大殿深处，直刺殿门，离山长老数百年苦修的精深真元，尽在其间，无论天地有形无形，都将被这一剑劈成两断，无论落落还是不知何时横短剑于胸前的陈长生，都不可能拦住这把剑。

破空声起，一道身影如雷霆而至，来到那把剑前。

啪的一声轻响，小松宫那道看似锐不可挡的『剑意』，竟然就这样被挡住了！

更令殿内众人震惊的是，挡住这道剑意的，竟然只是一双手掌！

一片死寂。

小松宫长老的『剑意』与那双手掌之间，发出一连串啪啪碎响。

再下一刻，未央宫殿外的夜色里，也随之发出一连串的啪啪碎响！

殿内依然死寂一片，只有夜风呼啸的声音。

『剑意』渐渐消弥。

那双手掌缓缓收回。

广场上空缓缓飘着的几抹云，被剑上的火光燎亮，也如同燃烧起来，就像是日落时分的火烧云。

更恐怖的是，那片燃烧的晚云里隐着无穷『剑意』，凌厉至极的

众人震撼，心想这少年骄傲放肆果然有骄傲放肆的道理。

苟寒食的神情也变得是凝重起来，他能够想到，唐三十六离开汶水，在京都天道院里修行数月，必然较诸以往有所进益，已然不再是当初青云榜上排名三十六位的实力，却没有想到他的实力进步如此之大，竟拥有了这般的水准。

夜穹上燃烧着晚云，『剑意』扑面而至，七间瘦弱的身体摇摇欲坠，小脸微白，却看不到惧意。

他轻喝一声，手中的铁尺剑横封于胸前，便像是江山两座山峰缓缓合拢，将所有斜阳的光辉，尽数挡在身外！

苟寒食的眉头微皱。

对于唐三十六隐在『剑意』里的那些心思，有些人或者会以为无耻，是欺负年幼者，但他不这样认为，就像他先前说的那样，只要是自身的能力，那都可以用，既然是战斗，那么无论心理还是承压的能力，都可以被攻击。

他只是觉得有些可惜，小师弟明明要比对手更强，却要因为心理上的原因落败。

天空里燃烧的晚云，剑首那轮落日，地面上那些玉草，尽数落在剑身上，落在那道河流里，变成十余万枚金币。

『剑意』尽收尽敛，河水轻荡上岸，岸上那排青树熊熊燃烧起来，仿佛秋天的红枫。

汶水三式最后一式。

那一退究竟有何神奇？竟能避开汶水三式？

七间很清楚，避开汶水三式的是自己的身法与『剑意』。

但前提，是那一退。

便在他刚刚离开，他原先立地的地面上，出现一道极深的裂缝！

唐三十六脸色微变，他这时候才知道，七间的那道『剑意』，竟然悄然无声地隐然至此！

直到此时，对方的剑意才用尽！

这招是离山剑诀里的大招，取的是霜染群山，崖畔独梧孤寂之意。

华丽至极的『剑意』里，隐着萧索的夺命意。

铁尺剑仿佛覆着寒霜，自四面八方缓缓压迫而至。

看着殿前广场上陡然变得壮阔起来的剑招，看着那柄在夜色里横直而进的长剑，人们终于沉默了下来。

知道这套剑法的人很多，练过这套剑法的人也不少，但能够把这套剑法练到这种境界，不动真元，却依然可以完美地展露『剑意』的人却没有几个。

今夜的关飞白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也是给殿前石阶上的那些年轻学子们好好地上了一课。

uff0c首重实势，实乃真元，势则是更加复杂的一种概念，可以是剑招，可以是法门，可以是法宝，也可以是心理状态，如同对弈，棋力厚薄如何，终究是要看棋盘上的局势变化。

由野郡山林七星剑之流直接转回山门剑，由偏狭之地归庙堂，这种节奏之间的变化，极为强硬而突然，更可怕的是，这种突然变化，无数倍地强化了山门剑的『剑意』，直至此时仿佛凝为实势，如何能够以剑破之？

很简单的变化，隐藏着苟寒食深不可测的智慧与经验。

他想起国教学院那夜，想起那名魔族强者，于是想到了方法。

无法破剑，那便暂避，就像先前苟寒食教七间的那样，只要能够避得开对方由山野转庙堂的第一剑，其后对方的剑势必然衰竭，再也无法像此时这般强大无匹，『剑意』完美磅礴到毫无漏洞。

怎样避过这一剑，当然也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落落和关飞白继续出剑。

『剑意』如风，激荡夜色，

随着时间的流逝，无数种剑法，无数种身法，都出现在未央宫前的广场上。

在最后的时刻，他终于把压抑了整整一夜的气势放了出来，这种气势很强大，于是能飞，亦有枯意！

不需要动用真元，只凭如此强大的『剑意』，他便能把任何对手击溃！

……

她盯着关飞白的眼睛，看也不看、理也不理他的剑，握着鞭柄，毫不犹豫、毫不迟疑便向前刺了过去！

是的，没有什么招数，也没有什么变化，更没有什么『剑意』与蓄势。

她握鞭为剑，就这样简单地刺了过去。

当时在场间试剑对战时，他与她相隔十余丈，此时相隔已经数十丈。

此时，她的『剑意』能够来到他的身前，更何况先前？

他终于明白，原来对方不知为何，早已经突破了通幽境的门槛，完全地掌握了钟山风雨剑！

陈长生说道：“是的,您安排我进国教学院只是机缘巧合,娘娘或者不会误您有什么别的想法,但她会记得这件事情,是您一次随意的决定,让她老人家的尊严受到了挑战,现在娘娘依然喜欢信任您,所以没有任何问题,将来某天,如果娘娘不再继续喜欢您信任您,那么这件事情会给您带去很多的麻烦。

莫雨微挑细眉,『剑意』更盛。

---end---

【恐惧】

难怪他只能把木盆藏进身后，才能拔出剑来。

看着溪面上的巨大龙首，小道僮脸色苍白，牙齿格格作响，不是被冰寒溪水冻的，而是因为心中的『恐惧』。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真实的龙。他甚至不知道龙是什么，他只知道害怕，但他却没有逃走，而是拿着那把单薄的木剑，把盆严严实实地挡在身后。

黄金巨龙神情漠然地看着小道僮，只有同样晋入神圣领域的超级强者，才能看出它眼瞳最深处的愤怒与冷酷。

小道僮喊着什么，脸色苍白，『恐惧』异常，却没有松开手里的盆。

黄金巨龙愤怒起来，龙息笼罩了小溪两岸，死亡即将到来。

龙息到处喷吐，溪畔湿漉的草地与树林，瞬间变成恐怖的火场。

那名小道僮背对着小溪，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惧』地低着头，闭着眼睛，只是把怀里的木盆抱的紧紧的。

……

那只黑羊转头看了白马一眼。

白马正欲暴怒嘶鸣，看着黑羊冷漠淡然的眼神，瞬间安静，眼中涌出无限『恐惧』，前蹄骤然发软，再也无法支撑自己沉重的身躯，膝屈身倾，重重地摔倒在地面，浑身颤栗不敢起，如对那只黑羊行臣子之礼。

中年妇人掠出车厢，看着跪在地面的白马，震撼无言，心想这马乃是神将大人座骑的独子，向来高傲霸道，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懦弱？待她转头望向那只黑羊时，才忽然间想起一些事情，再望向那辆青布车时，眼神变得极度惊怖。

燃烧的红色星辰向着虚空里喷吐着无穷的能量，给人一种很恐怖的感觉，仿佛只要离的再近些，便会被焚烧成最纯净的能量，但又给人一种想要融化在其间的渴望。

陈长生有些不安，不是因为『恐惧』，因为他确定星的海洋里没有任何事物会对人类的神识形成伤害，这种不安更多的来自于他对这颗星辰形态以及气质的抵触，换句话说他不喜欢。

于是他的神识

为首一名中年男子伸掌一挥，将烟雾尽数驱散，却发现墙下什么都没有。

这十余人明显境界不凡，放在世间都应该是有数的强者，然而此时他们的脸色异常苍白，格外『恐惧』。

有人颤着声音说道：“殿……小姐……不见了。”

他知道，如果不是军师给自己的这件法器镇压着战场，那么他已经被这个小姑娘偷袭杀死了。

一念及此，他脸色变得更加苍白，有些『恐惧』。

“这……就是大帝的獠牙？”

落落手里的落雨鞭，闻声循位而去，夜色里的雨滴与风尽数凝居一道直线，来自钟山的剑意，凝成风雨，仿佛无视时间，准确地刺中夜空里的那个点。

只有漆黑的夜色，什么都没有，当落雨鞭刺中时，却再次带出一道血水，与一声痛哼！与先前那声痛呼里带着的震惊与愤怒不同，这声痛哼里更多的是惘然，甚至隐隐还有些『恐惧』！

落落感觉着自己的真元在身体里高速地流转，明明没有按照剑诀里的要求流过那些经脉，却依然能够抵达握着鞭柄的手掌里，甚至要比平时练习的时候更加磅礴。

他从夜色里被逼出来的第一念头便是后退，要离那把落雨鞭越远越好，在狼狈后撤的过程里，还没有忘了抽出插在草坪里的那件法器，因为他这时候已经被打的魂魄俱丧。

他像条狗般蹲在湖畔，右手拿着法器死死地护住头，声音就像破了的风箱一般，沙哑难听之极，里面满满都是震惊愤怒怨毒以及『恐惧』的情绪，因为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谁？是谁！给我出来！”

她披着衣裳，揉着眼睛，推开房门，有些恼火地咕哝道：“吵死人了！”

那几名侍女强抑着『恐惧』与不安敲着锣鼓，脸色苍白，此时听着殿下发怒，更是吓的跪倒在地，连连请罪。

“我就是随便说说。”

……

震惊的呼喊与惊叫声里，忽然响起一道极为愤怒、极为『恐惧』、而且有些惘然的怪叫！

人们望向台上，发现这声怪叫，竟是出自天海牙儿！

为什么这个看着像白花般的、娇柔的小拳头里，竟蕴藏着如此恐怖的力量？

天海牙儿来不及思考，心神尽数被『恐惧』占据，怪叫声里，拼命地向后疾掠。

他知道，必须尽快离开这个拳头，不然自己肯定会死！

此时，陈长生正说到那句，唐三十六是我的朋友。

天海牙儿看到她的眼神，读懂了她的意思，脸色骤然变得极度苍白，眼神变得极度惘然，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恐惧』不安地尖声叫了起来：“快来救我！”

他的尖叫声音很大，掩住了陈长生的所以二字以及随后的那句话。

“我的命，原来还是这样不好。”

陈长生的脸色有些苍白，那是被冰霜与严寒冻的，与『恐惧』无关。

他现在无所畏惧，哪怕面对着一只传说中的残暴黑龙。

他前所未有的轻明，舒服，觉得身体轻了很多，没有任何压力，原来是这样美好的感觉。

他终于明悟，怎样才能战胜死亡带来的『恐惧』？只有死亡自身。

他笑了起来，睫毛上的冰霜像白花一般散开。

那根龙须与龙颌相接的地方极粗，逐渐变细，最前端时人类的尾指粗细差不多，看上去有些锋利，表面幽黑如夜，却又透明如玉，里面隐隐有黑色的光尘在翻滚，如阴云一般。

龙须的尖端与他的眉心似触未触，相距极近，肉眼根本无法看清楚究竟有没有碰到，陈长生越来越紧张，刚从死亡边缘归来，更容易感受到『恐惧』，他握着剑柄的手流出很多汗水，然后迅速被环境低温冻成冰霜。

悄无声息，黑色的龙须在他眉心轻轻点落。

太监首领知道娘娘这句问话必然极有深意，开始认真思考。

都说世间英雄人物能轻生死淡别离，但只有真正经历过无数生死别离的人都懂得，那些轻与淡，只是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但那份恐\u60e

2000

那间装饰朴素的房间,每数月才开放一次,陪她打麻将的,便是最开始的三个人,从来没有换过,那三个人是普通人,真正的普通人,哪能想到会遇到这样不普通的事。

从最开始的『恐惧』不安到砌牌不会手抖,他们用了很长时间,但到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很自然地与那位小仙女相处,在牌局里不会放水,而是真刀真枪地比划着输赢,甚至有时候还敢抱怨几声。

能和这么漂亮的小仙女一起打牌,这是多大的福份？

雨水落在轩辕破的脸上,打湿了少年的胡子,渗进他的唇里,他心想为何还是有些发于？

那是因为紧张,也是因为『恐惧』,哪怕他们是骄傲的青云榜天才、勇敢的妖族少年,终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生死。

陈长生的神情没有任何变化,或者是因为他一直在经历生死的缘故？

昨日整个京都都知道,教宗大人把落落殿下召到离宫附院去学习,国教学院已然风雨飘摇,他也心神摇晃,无法自安,惴惴想着,当初看着那封荐书,自己对陈长生和国教学院照拂有加,难道错了？所以今天清晨,在得知国教学院发生的事情后,他没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而是去了主教大人的寓所,因为他担心自己再次领会错了教宗大人的意思。

主教大人笑而不语,这让他感到极为『恐惧』,难道主教大人的想法与教宗大人不同？难道主教大人真的准备替当年那件事情翻案？真准备站到教宗大人的对立面？国教真的会分裂？

辛教士很恐惧,但他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后退,因为整个京都,整座离宫都知道,国教学院之所以获得新生的机会、被邀请参加青藤宴,都是由他一手操办,谁会相信他只是个执行者？

陈长生说道：“每个人都怕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要因此而自卑。

唐三十六看着他神情凝重说道：“是的,每个人都怕死,所以面对那种情况,都会『恐惧』……但当时我余光看到了你,我在你脸上竟没有看到任何

陈长生想了想,说道：“你知道我这人有些木讷,也许是恐惧的情绪还没有来得及表现。”

陈长生沉默片刻,问道：“你究竟想说什么？”

唐三十六说道：“在那种局面下居然全无『恐惧』,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你猜到落落会把金玉律派来国教学院,那自然不用害怕,可是很明显,你也不知道金玉律会出手。”

陈长生问道：“还有一种可能是？”

唐三十六说道：“在那种局面下居然全无恐惧,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你猜到落落会把金玉律派来国教学院,那自然不用害怕,可是很明显,你也不知道金玉律会出手。”

唐三十六说道：“你根本不怕死……所以当然不会『恐惧』。”

陈长生挠挠头,说道：“刚说过,每个人都会怕死。”

一个人类少年的修行,和它有什么关系？它只关心如何能够让他尽快掌握龙语,然后去做某件事情。

陈长生无奈地摇了摇头,心情有些苦涩,他在西宁镇看道藏,因为记载里那些龙族的高傲暴虐而『恐惧』的时候,哪里会想到,自己这辈子会遇着一条真正的龙,而且还是一条好为人师的龙？

---end---